

漢書西域傳補注

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內閣中書徐松星伯所作也指綜事類切直形勢
萬里之廣二千餘年之久如輻湊般如指植掌青范蔚宗自贊其書體大
思精爲天下之奇作星伯此註不其然歟星伯前以翰林謫戍伊犁六年
撰新疆志略若干卷既歸奏上之於是卽所經覽證引往說而爲此注夫
讀漢書者不必至西域至西域者不必能著書而星伯非親歷新疆南北
路悉其山川道里風土亦不能考證今古卓然成一家言然則星伯之誦
戍乃星伯之厚幸抑亦天下後世讀漢書者之厚幸也爰索其本序而刻
之道光九年十一月陽湖張琦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上

大興徐松學

西域傳

補曰史記大宛傳匈奴奇兵時時遣擊使西國者古音國讀如城廣雅釋詁域國也後書烏桓傳有東城西南夷傳有南

域此城郭國界中國之西故曰西域按通鑑太初三年貳師將軍誅宛王漢通西域應在是年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而不錄是西域之通在史記後史公但據張騫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烏孫及漢所嘗發使者安息奄菴摩軒條支身毒諸國作大宛傳班固撰漢書乃分大宛傳為張騫李廣利兩傳又採錄舊文益以城郭諸國創為西域傳叙傳云西戎即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只不宣漢武勞神圖遠些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侈移公主迺女烏孫使命通條支之湏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是也顏君作注義或未備有所引伸以補曰別之卷第六十六上師古曰烏孫國已孟堅漢書紀表志傳合為百篇顏君作注雖依舊目而文之繁重者每篇或折為數卷五行志分為五王莽傳分為三其餘第分為上下二篇如高祖紀王子侯表百官公卿表食貨志郊祀志地理志司馬相如傳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王賈傳揚雄傳匈奴傳外戚傳叙傳及此篇是也孔穎達曲禮疏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為上下更無義也卷字據宋本增下卷同注烏孫上俗本有自字

班固

補曰據宋本增注校本作漢班固撰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補曰汲古閣本題作正議大夫行秘書少

監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按舊唐書本傳貞觀七年拜秘書少

監出為郴州刺史未行太宗復以為秘書少監奉詔與博士等

撰定五禮十一年禮成進爵為子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止班

西域以孝武時始通

公卿并諸儒博士詳定儀注多從師古之說

俄運秘書監是表上漢書時正當作少監也

補曰此

域建國助乎夏殷史記大宛傳張騫所遣使通大夏

本三十六國

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

言之匈奴傳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也

三十六國歸匈奴者樓蘭之外惟二十六國也

國云第羌國汎水國精絕國戎盧國渠勒國皮山國烏耗國西夜國蒲犂

渠類谷國南立師國卑桓國蒲類國西沮犂國姑墨國胡國山國車師國

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并屬國于開國難完國沙車

國溫宿國龜茲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凡此九國次大國小者千餘戶

大者六七千戶今按荀氏所說國名與漢書異卑陵即卑陸渠類谷即卑

陸國所治之希渠類谷誤數為國考此傳所載凡國五十二附見之國如

條支奄蔡黎軒天竺不與焉傳言三十六國在烏孫之南則烏孫不在數

中又言宣帝時破姑師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則孝武時有姑
師而無車師前後國及山北六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後城長國烏合
離亦建國元帝時屬賓烏弋山離安息大月氏康居五國不屬都護提枝
輪臺皆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十六國者漢所滅小金附國漢不禁車師之伐不屬漢可知皆所不數蓋三
于阿國皮山國烏托國西夜國子合國蒲犁國依耐國無雷國難兜國大
宛國桃提國休循國揭毒國莎車國疏勒國尉頭國姑墨國溫宿國龜茲
國尉犁國危須國焉耆國姑師國焉耆國劫國孤樹國渠犂國烏壘國也
王氏應麟不數難兜以爲屬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師古曰司馬彪續漢
書云至於哀平有五
十五國也補曰分者如姑師分爲車師及山北六國車師分爲前後國車
師後國又分爲烏合諸離國且彌國分爲東西蒲類分爲蒲類後國卑陸
分爲卑陸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補曰孝武時匈奴東境有河西四郡
南境至南山下張騫傳並南山欲從
後國之類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
羌中歸爲匈奴所得是也故三十六國在其右部西其後漢置四郡取姑
師樓蘭界于漢河匈奴絕漠則三十六國在匈奴之南矣三十六國今回疆
地何奴右部今外喀爾喀部及科布多城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
塔爾巴哈台城地烏孫國在西城北山之陽南北有大山補曰通鑑注南
東出金城與漢南山接北山在車師之北即唐志所謂西州交河縣北柳
谷金沙嶺等是以今地理證之西蓋即河里屬之達克喇城東北三百十
里百同底斯里即古崑崙釋氏謂之阿耨達其山分四幹向北者曰恒格
喀巴布譯言獅子口富和闐正南僧格喀巴布分二支一支東趨爲張騫

傳及此傳所稱南山以在西域之南也一支過和闐西北趨千六百餘里

發為齊齊克里克嶺喀什塔什嶺又西為和什庫珠克嶺而北折為吉布

察克山又折而東為阿喇占山復東為喀克善山環千八百餘里統名蔥

嶺蔥嶺又東趨為天山迤邐回觀北至巴里坤東北而止是為西域之北山

蓋西域三面皆山惟東面缺西域南面大山今葉爾羌南之密爾岱山英

額齊盤山庫克雅爾山和闐南之哈朗歸山克勒底雅山是北面大山今

烏什北之賁古魯克山阿克蘇北之木素爾嶺庫車北之汗騰格里山哈

喇沙爾北之博羅爾山察罕通格山裕勒都斯山吐魯番北之博克達山

巴里坤南之中央有河說文曰即塔里木河東流亘西域中東西六千餘

里南北千餘里補曰今回疆輿地以烏道法計之南北兩山間千二百餘

言東則接漠補曰此據置敦煌郡阨以玉門陽關孟康曰二關皆在敦煌

也日敦聖者敦聖後言之始則限匈奴阨以玉門陽關西界師古曰阨塞也補

縣地縣治以高昌為漢龍勒縣地志云陽關在焉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

改龍勒為焉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陽關在焉昌縣西六里玉門關在

縣西北一百一十八里是二關皆在今敦煌縣治之西南焉昌縣志云敦

志玉門關在焉昌縣東二十步焉昌與瓜州同治在今安西府城西南故

高居謂使子關記云焉州渡金河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又

西至瓜州沙州又西渡都鄉河出陽關二關汲古閣本作陽關今據宋本

改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補曰今伊犁西南境善塔斯嶺即蔥嶺之一山山上

悉生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葉兩羌和開境南諸山自和闐南復

東出經羅布淖爾南又東經安西州南又東經青海甘肅涼州蘭州南又

東出經渭水之南為武功太乙諸山又東至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為終

南山言西域南山至此而終也初學記引五經要義云終南山長安南山

也一名太乙又引福地記曰終南山太一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金城郡漢

書地理志昭帝始元六年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子闐師古曰闐字與真同

音徒賢反又徒見反補曰後書作子寅顏君故據以生義河有兩原者特

據兩地言之其實河有三源也河出蔥嶺者二一日蔥嶺南河其河東源

為聽雅阿布河西源為澤善勒善河合為葉爾羌河一日蔥嶺北河其河

西源為雅瑞雅爾河東源為烏蘭烏蘇河合為喀什噶爾河出于闐者

一于闐即今和闐其河東源為玉龍喀什于闐在南山下補曰南山者今

河西源為哈喇哈什河合流為和闐河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

曲底雪山在和闐額里齊城南五百八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

十里水經注謂之仇摩謂其南通衛藏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補曰和闐

南山出東北流玉龍哈什河經額里齊城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又各北流三百餘里而合為和闐河又東北流四百餘里至噶巴克阿克

集之地蔥嶺北河蔥東注蒲昌海補曰和闐河與蔥嶺南北河既合經阿

嶺南河皆自西來會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而東流是為塔里木河又東克勒底雅河自南來會又東至庫車城東南有庫車河自北來會又東至哈喇沙爾城西南有博斯騰海一名鹽澤

也自和闐河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入於羅布泊即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補曰水經注曰河水又東注於湖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都

畜產皆布瑁卧之捫發其下大鹽方如巨枕以次和累頻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海亦有一鹽澤之

稱也史記索隱曰鹽澤鹽水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在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半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說文曰湖澤在

昆侖下今回部語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之東羅布泊爾在今吐魯番城西南自色爾騰海西北至羅布泊相去千餘里不得云三百餘里按水

經注云東望湖澤河水之所流也其源渾渾池泡池東去玉門陽關三千餘里是漢書傳寫為千字王懷和先生曰漢紀孝武紀作去陽關三千餘里

即千三百餘里之誤郭璞西山經注及兩雅音義引漢書皆無千字蓋後人據漢書廣袤三百里廣袤三四百里郭璞山海經注同今測渾爾東西

二百餘里北有闊池三南有方備池四懷祖先生曰本作廣袤三四百里謂澤之廣袤不能知其確數大約在三四百里之間也水經注無四字亦人據漢書刪之御覽引水經注作廣長三四百里西山經注及通典並作廣袤

三四百里郭璞爾雅音義引漢書作廣輪三四百里禹貢正義及史記大宛傳正義爾雅釋水疏並引作廣袤三四百里則今本脫去四字明矣

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

補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其水激湔冬夏不減初學記引此傳作其水

淳冬夏不減文選李善注引倉頡篇曰亭定也又曰淳與亭同古字通說文有亭字無淳字

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

積石為中國河云

補曰羅布淖爾水潛於地下東南行千五百餘里至今

麗有巨石高數丈山崖土壁皆黃赤色蒙古語謂石為齊老謂北極星為噶達素謂黃金為阿勒坦山麓之石遠望如北極星故蒙古名其地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伏流自壁上天池湧出飲為百道皆黃金色東南流為阿勒坦河又東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數百泓即元史所謂火敦膳兒譯言星宿海者也又東南流百三十里滿為札浚淖爾又出淖爾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緒為鄂浚淖爾又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又東北二百四十里經阿木奈馬勒占木遜山南麓即大積石山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河湟縣積石山在西南荒中今在西寧府西南邊外五百三十餘里即禹貢導河之地自古言河源者多不丁獨此傳綜括詳盡蓋孟堅迎北單于親至私渠海定遠道長西域本其家乘以為國史故所言地形與今若合符節惟謂重源出於積石仍因山海經之訛而後儒異議有指河州之小積石為禹貢之積石轉以班君所言積石為妄又謂孟堅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繆悠之論不足依據唐辨機西域

記云阿那婆答多池北面頗低師子口流出徙多河繞池一匝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之河源云蓋初唐人猶祖孟堅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補曰隋書裴矩傳自敦煌至於西海之說也

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

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徑銀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

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

火羅挹怛仇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與此兩道異者漢時兩道皆在天山南山北為匈奴故無道也隋既有山南之兩道又增山北一道漢

清之南道今不置驛漢之北道隋之中道今謂之南道往回疆者由之隋

之北道今亦謂之北道往烏魯木齊伊犁者由之後魏書西域傳又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

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

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徑行之處漢

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按至鄯善至車師特入西域者徑行之處漢

書所不載其益二道皆經莎車鄯善之有通是者焉蓋一過焉已

兩道分自敦煌李廣利傳起敦煌西為人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

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爲數軍從南北道

莎車為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鄯善上兩反傍青步浪反波音彼義反

南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記並勃海

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南山及和闐諸山之北張騫傳並南山謂此也史記秦始皇本記並勃海

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以東正義曰並白浪反並傍皆傍之假借字波義亦近傍後書班超傳注

波傍也音該段先生以波為波之假借字李廣利傳從沂河山顏若彼注云沂逆流而上則此云循河者亦沿沂之意河水東注西行者沂塔里木河葉爾羌河之南岸以達葉爾羌境後漢紀作漢則謂渡蔥嶺南河義亦通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補曰山海經作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月支支氏通南踰蔥嶺則到賓

為北道補曰隨北山者烏什阿克蘇庫車哈喇沙爾諸境之北山路出山

爾烏蘇河以至今喀什噶爾境按蔥嶺南北二河至阿克蘇合為塔里木

河以注蒲昌海故此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則但曰波河不分

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水經注以為南河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補曰大宛康居亦可從南道康居之境南北長卑圍城

言南道八國也陳湯傳云從南道踰蔥嶺大宛是大宛亦從南道之證

奄蔡通鑑注引杜佑曰奄蔡後為肅特國焉耆在西域東不得敘於奄蔡

之下齊字衍文流俗因焉字妄增懷祖先生曰景祐本無齊字通鑑與景

祐本同則北宋本尚未誤漢紀孝武紀後漢書西域傳通典焉下皆有齊

字後人依誤本西域諸國大率十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

不盡之詞以有休循捐毒諸塞種故不盡為土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

著一切經音義引字書著相附著也馳畧反五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異俗故皆役屬匈奴

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為其所役使也補曰有城郭故謂之城郭國匈奴傳注城郭謂諸國為城居者今天

山南回部皆有城郭田畜同漢時西域國天山北蒙古部匈奴西邊日逐

落事游牧同漢時匈奴烏孫俗故謂舊時見下文頡頏注匈奴西邊日逐

王補曰匈奴傳言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

王當戶左右骨都侯無日逐王之名至狐鹿姑單于始以左賢王子先賢

擲為日逐王蓋置在大始時此傳本孝武時言當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

云右谷蠡或右大都尉在西邊者匈奴右都尉界西域又各置都尉使領

補曰匈奴左右大都尉在西邊者匈奴右都尉界西域又各置都尉使領

尉通鑑注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禮記樂記注領猶治理也常居焉

膏危須尉黎蘭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補曰三國在百城北

充國傳問者匈奴曰於西方問烏桓來保塞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忘兵復從貢方志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自周襄戎狄錯居涇渭之北

師古曰錯雜也補曰匈奴傳武王伐紂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後二百餘年

周道衰穆王伐狄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至於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中后有隙申侯怒而與狄共攻殺幽王

於麗山之下一遂取周地幽獲而居於涇渭之間侵暴中國涇渭水名漢志

安定涇陽下云開頭山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

百里龍西首陽下云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

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涇陽故城在今平涼府西南開頭山在府西

百四十里陽陵故城在今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過郡三安定扶風

焉朔也首陽卽今涇源縣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船司空城在今華陰縣北五十里過郡四隴西天水扶風京兆也今涇水自甘肅平涼府西開頭山之涇谷東流經平涼府城北又東經涇州城北又經陝西之長武邠州東南經淳化永壽醴泉咸陽涇陽高陵而入渭渭水自甘肅蘭州府渭源縣鳥鼠山東流經鞏昌府北寧遠伏羌通渭秦州清水又經陝西之隴州鞏昌岐山扶風郿縣乾州武功整屋興平鄠縣咸陽西安府北臨潼高陵華州華陰而入大河涇水北今慶陽府延安府鄜州地渭水及秦始皇攘北今鞏昌府平涼府邠州地在周時爲西戎白翟義渠所居及秦始皇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境界也補曰通鑑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史記正然西義曰從河傍陰山東至遼東築長城爲北界戎狄正校本作夷狄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補曰地理志隴西郡有臨洮縣故城在今義引括地志臨洮卽今洮州在京西千五百五十里史記秦始皇本紀西至臨洮羌中正一里從臨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並古諸羌地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補曰謂以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補曰史記大宛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屠音除補曰匈奴傳元狩二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

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

號十萬按霍去病傳以此爲元狩三年事去病於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則

去病傳是渾邪匈奴傳功臣表皆作昆邪遂空其地補曰史記大宛傳渾

頤君去病傳注渾下昆反蓋音同假借字師古曰令音鈴補曰地理志令居在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始築令居以西金城郡孟康注令音連按鈴連雙聲

字匈奴傳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水經注湟水逕初置酒泉郡補曰

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令居縣西北塞外初置酒泉郡地理

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後稍發徙民充

匈奴傳漢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今肅州地後稍發徙民充

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匈奴古曰敦音徒門反補曰地理志張掖郡故匈奴

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敦煌郡武帝後元元年分酒泉置應劭注敦

大也煌盛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按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肅

府茂遠今肅列四郡據兩關焉者分由之傳言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姑羌

州敦煌縣姑羌在南道也武帝時開車師出玉門迎軍元始中車師後王國開新道

通玉門李廣利傳伐大宛天子使使遮王門車師大宛在北道也而去胡

末王亦守玉門關傳又言自玉門陽白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

闢出南道悉郡善是兩關仍得相通

多遣使來貢獻使來獻是匈奴破大宛在太初三年至天漢二年渠黎六國使

過小園聞宛破皆使漢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

其子弟從入貢獻三省曰顏說非也此言漢使入西域諸國不敢輕辱為得其職耳得職者

不失其職也懷祖先生曰胡解職字亦未了職非職事之職職猶所也言

自大宛王以殺漢使見誅西域國皆不敢輕忽漢使故漢之使西域言皆

得其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伍子胥傳

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宛失職使

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賚真孤獨高年帛母令失職管子明法解篇曰孤

寡老弱不失其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趙廣漢傳曰廣

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師古彼法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

是其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補曰今日哈喇沙爾至羅布淖爾

有二道一由哈喇沙爾北一由哈

里道皆沙漠亭謂如下傳至校尉府晉諸亭之亭非秦法十里一亭也

而輪臺渠犂皆有山卒數百人補曰此據昭帝時言之輪臺史記作俞頭

錢氏大昕曰臺頭聲相近顏君李廣利傳

注輪臺國名渠犂武帝紀臣瓚注西域初國名蓋西域小國漢置使者校

減之以置田卒渠犂田士千五百人今分田輪臺故各數百人置使者校

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補曰西城屯田之官皆為校尉此

秩尊加使者以別之亦稱使者史記置使者護田積粟是也鄭吉

以後改為都護遂無使者校尉之名而其副猶稱副校尉後書云武帝置

校尉領護西域宣帝改曰都護即謂此使者校尉也通鑑注引此注營田

七

七

七

七

作屯以給使外國者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補曰據傳有樓蘭貨水僭糧送迎漢使又曰驢畜負糧須諸國粟食又曰

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乘馳食又曰漢使至非以幣物不得食皆漢使因糧外國之證所以省商糧之勞費得積穀以威西國也使外國者

通考引作外國使者或西域貢至宣帝時遣衛司馬補曰百官公卿表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

馬二十二官顏君元帝紀注云衛司馬郎衛尉屬有諸屯衛候司

尉人屯之衛司馬鄭吉傳以待郎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吉傳使

護鄯善以及破姑師未盡殄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

師歲氏大所日事古擊日近宣帝紀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補曰史記正義

二年秋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破車師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

國補曰山天山也今博羅國山姑師地正今吐魯番及奇臺縣阜康縣境後分姑師為車師前後國且彌卑陸焉耆支為車師六

國不數西且彌卑陸後國者或已為他國所并時漢獨護南道未能

盡非北道也然何奴不自安矣補曰史記樂毅傳并獲趙楚韓魏燕之兵

病歐血罷兵使題王都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眾來降補曰匈奴傳單于

于初立因惡日逐王先賢揮素與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二年擢行胸羅單

日逐王為歸德侯吉為安遠侯補曰鄭吉傳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輝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犂

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

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口逐王為歸德侯宣帝詔曰都護西域

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功茂著其是歲神爵三年也補曰按

封吉為安遠侯食邑千戶功臣表作安德侯誤

鄭吉以三年四月壬戌封先賢輝以三年四月戊戌封而宣帝紀言神爵

二年秋匈奴日逐王先賢輝將人眾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蓋迎日逐破車師為二乃因使吉并護北道補

年事封侯為三年事紀特終言之當以此傳為正

御覽引會稽典錄云鄭吉既破車師降日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

逐威鎮西域日逐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補曰顏君鄭吉傳注都猶大也總

矣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補曰都護於城郭國也按鄭吉既破

車師即并護北道故封侯之詔已稱都護是都護之置在二年秋百僮僕

官表作地節二年初置誤以神爵為地節此傳作神爵三年亦誤

都尉山此罷補曰通鑑注日逐王既降西域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補曰

匈奴內亂五單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師古曰胥鞬地名也胥音先餘

于爭立是益弱反鞬音居言反補曰下言披莎車是地近莎車故水經注以為自輪蓋徙莎車第通檢漢書絕不見莎車

之訛徙田北胥鞬即下傳別田車師特水披莎車之地師古曰披分也補

經注已然是卿氏所見漢書已同今本師古曰披分也補

素夷庚杜注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云披猶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補曰即下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視也補曰兼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護北道故特言北道國動靜補曰動靜二字當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

可擊擊之日師古曰輯與集同補都護治烏壘城補曰今庫車城屬策特兩

皆烏壘城地來和曰烏壘下蓋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補曰以該玉門水

本有孫字松按蓋因烏孫致誤補曰渠犂西漢龜茲東川東漢敦

經注引作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補曰渠犂西漢龜茲東川東漢敦

岸故土地肥饒自車爾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補曰鄭吉傳中西域而

楚南王河岸二百里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註中西域者言最處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司馬各一人俟五人秩比六百石後書西域傳序元帝置戊己二校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傳序言校尉有二人據表言校尉以祇一人徧檢前書如徐將才護郭欽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皆稱戊己無言戊校尉已校尉者獨烏孫傳有已校吳氏仁傑謂特兵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戊校已校之分尉則兼戊己為稱吳氏又言兩都設官之制不同先漢有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戊校已校兵尉之官既則兼戊己後漢有戊己校尉戊校尉各以兵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為名顏君於表下注云有戊校尉已校尉亦誤至戊己之名顏君說有二補曰百官公卿表戊己校

義一說戊巳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巳四
季寄王故以名官一說戊巳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胡
三省以為車師不當三十六國之中顏君前說為是吳氏仁傑又引馬融
傳注謂戊巳居中為中堅二校之說取其居屯田之中又引王氏彥賓說
戊巳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松按諸說皆非校尉屯田車師亦
非無常治者顏君前說亦不為得唯漢官儀厭勝之說為近蓋屯田校尉
所以據匈奴而安西域西城在西為金屯田車師前王廷補曰後王廷近
匈奴在北為水戊巳生金而制水耳
考漢時屯田常在渠犂謂今渠犂臺宣帝時刊曰車師皆不久即罷
至元帝時屯田車師前王廷方罷渠犂之屯故陳湯傳言發車師戊巳校
尉屯田吏士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補
不言渠犂
匈奴傳擊匈奴蒲類澤得單于使者蒲陰王蒲陰謂在都護分車師後王
蒲類之陰即蒲類王也茲力支不見功臣表蓋未侯
之西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補曰蒲類王舊在車師後國東今自宣元後
單于稱藩臣補曰匈奴傳呼韓邪單于都護得兼護之
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詳同假借用
耳補曰漢吳仲山碑出入

數詳亦信
詳為翔

出陽關自近者始

補曰傳敘諸國以南道始北道終自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也以次而西南其道經蔥嶺東南以至嶺之西南

由烏弋山離轉北而東至蔥嶺西得安息四國東入蔥嶺經嶺中休循捐

毒二國莎車傍蔥嶺西山之東不當烏弋山離道故下蔥嶺經其國白南

道北行至北道得疏勒以次東北至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者焉者之北即天山車師地於此終焉曰姑羌而遮反補曰御覽引說文

日羌西姑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孟以兒音姑兒姑雙聲也顏君音用蘇

林說見趙夫區傳注姑羌或單言姑羌國傳奉世將姑月天共四千八

衛方今哀牢都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曰顏君匈奴傳注云為其去胡而

善姑降附歸德姑羌國王號去胡來王曰顏君匈奴傳注云為其去胡而

來降漢故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為最近都善

以為王號去陽關千八百里補曰傳言去陽關者十四姑羌為最近都善

之地五旬侯五小王所處不一皆特言陽關記其道里其餘往來孔道兩

關得通故所不言按宋祁校言越本八作六今校以樓蘭去陽關長安里

數作八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城寧

者是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補曰長安漢京兆尹縣今西安府長安城寧

長安知陽關之去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長安四千五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道者穿山險

國傳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蓋與姑羌雜處者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頭君注鑿空云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故西域傳謂之孔道張騫傳作空道

日孔道猶言大道謂其國僻在西南不當大道也老子道經孔德之容河

土公注曰孔大也太元美次五口孔道夷如蹊路微如說文云孔通也大

道亦謂之通道今俗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補曰勝

語猶云通衢大道矣補曰勝任也勝兵者謂能提五兵而戰也傳西與且末接師古曰且青

惟備賓安息烏弋山離三國不言戶口兵數舊唐書吐谷渾傳作且末傳或言接或言通或言至按于闐言北與姑墨

技而姑墨言南至闐延茲言西與姑墨接而姑墨言東通龜茲是因也為文非

有異義隨畜逐水草不田作北補曰後漢書西羌傳南接蜀漢徵外蠻夷西

五穀以產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補曰鄯山有

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拍髀音

矛服刀劍江校本弓下無矛字釋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補曰姑羌種與

名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體旁也立西羌傳故因西域

道里所經併言之鄯善國本名樓蘭補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扞泥城故彼俗謂是海為

漢書曰樓蘭烏孫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補曰御覽注云扞音

是未改國名之證謂之東故城蓋以伊循為新去陽關千六百里補曰魏書自玉門渡流去

城也魏書曰所都城方一里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去

長安六千一百里

補曰傳凡言去長安者四十九

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

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

補曰西域置輔國侯者二十二人凡二十三人

卻胡侯

師古曰卻音邱略反其字從口

佈下皆類此補曰凡言卻胡擊胡者皆近匈奴之國焉者與都善有卻胡侯疏勒龜茲有擊胡侯龜茲有卻胡都尉卻胡君危須焉者有擊胡都尉

危須又有

都善都尉

補曰西域置都尉者三十一擊車師都尉

擊車師都尉

補曰西域

一在左右且渠

補曰此因匈奴官名顏君匈奴傳

擊車師君

補曰西域凡

焉者蓋都善焉

補曰各一人譯長二人

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

焉者皆近車師各一人譯長二人

補曰西域凡置三十九人猶今之通

國官皆用其國人爲之而漢印綬

補曰今之同部伯克第官制亦非定於

一時都善之名定於元鳳間其前不得有都善都尉

補曰車師破於宣帝時其

後不得有擊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

補曰即烏壘城也凡傳

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補曰下云山

經注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傳奪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墨字顏君因爲山居之說非也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相接故漢

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國出玉補曰今多葭葦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

反補曰蓋奇田且末未聞多葭葦柳胡桐白草草之白者胡

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柳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

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柔也食其樹而法出下

流者俗名房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

訛乎淚為律榷音丑成反補曰此數種徧西域有不獨鄯善說胡桐形

狀益說為近淚者樹之汁非必蟲食其性大寒治口瘡可已馬食白草顏

君說是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高三四尺亡三三三三三三

物其用如竹惟哈喇沙兩城東特伯勒古地產者最堅實心可民隨畜收

為箸未補曰注文工字別本作匠汪校本銀下無也字今字

逐水草補曰魏書曰地有驢馬多聚宅師古曰宅古他字也音徒何反補

各反又音託知水泉能作兵與姒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

宛諸國補曰張騫傳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

德偏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

驛出在日徒叩出使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補曰史記大宛

皆各行一二千里傳自博望侯開

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樓蘭姑師當

使張騫傳漢使數百人為輩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樓蘭姑師當

其時有戰事主

卷上

十二

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補曰通鑑注漢出攻劫西域有兩道南道從樓蘭北道從車師故二國當漢使空道

漢使王恢等

補曰按大宛傳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擊漢使王恢等尤甚是攻劫之端起於漢使外

國因以發難史記集解引徐廣曰亦作怪

又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

補曰大宛傳匈奴奇兵持待遮

擊使西國者按百官公卿表張騫拜大行令在元鼎二年史記以西域匈奴攻漢使在張騫傳貴之後益元鼎三年至元封初事

漢使多

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

補曰如張騫傳言諸當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漢兵不過三千人強弩射之即破宛之類

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補曰元狩二年置五屬國以處昆邪

休屠及郡兵數萬擊姑師

補曰大宛傳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何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按功臣

表從票侯趙破奴元封三年以匈奴河將軍擊樓蘭封泥野侯趙破奴傳亦云封泥野侯在馬匈奴將軍後一歲是先於元封二年將屬國騎及郡

兵擊胡三年

王恢數為樓蘭所苦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恢為中郎將

上令恢佐破奴將

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

補曰大宛傳作七百餘

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

補曰按功臣表王恢

以捕得車師王侯是樓蘭姑師二王皆被虜

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暴謂顯揚也補曰史記暴作

舉動作困技是時惟大宛未通烏孫已還封破奴為泥野侯恢為浩侯蘇

與漢和親不得言舉兵困之漢書義長日浩音吳補曰泥野侯封於

元封三年浩侯封於四年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補曰史記作酒泉

自酒泉郡列亭障至敦煌郡之玉門關也亭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

兵擊之補曰匈奴傳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拜郭昌為拔胡將軍於

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補曰武帝紀太初元

廣利發天下諸匈奴欲遮之補曰太初元年李廣利引兵至郁成即還是

民西征大宛匈奴欲遮之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以降漢未必欲

遮漢使且廣利士財數千皆餓罷不得言兵盛按廣利傳廣利引還往來

二歲歲餘出敦煌盡再出兵在太初三年匈奴傳云其秋匈奴大入雲中

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

略數千人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敗即三年秋也

貳師兵盛不敢當補曰李廣利傳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

是兵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時漢軍正任

盛也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補曰因樓蘭時漢軍正任

文將兵屯玉門關補曰任文見匈奴傳是年為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

擊右賢王救酒泉張掖者

日距抵拒也說文無拒

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

字依許義距當作此

補曰太初二年漢以貳師將軍伐大宛使李陵將五校兵隨

後見李廣傳任文之後距蓋亦隨貳師軍後故便道至樓蘭

將詣闕簿責

王師古曰以文簿一責之傳音步戶反

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

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道歸國

師古曰以亦因使侯伺匈奴

奴補曰通鑑伺作司注云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

補曰樓蘭既虜復歸國自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

元封三年至此凡十六年

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

下驪室宮刑也顏君驪室注見張安世傳注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

補曰即傳所謂後王水經注

立後漢復責其質子

補曰據下傳文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傳介子亦遣

王換漢復責其質子

傳作前太子質在漢者是質漢者即尉屠者

一子質匈奴

補曰即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師古曰

漢前問樓蘭王死

故即遣質子還也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

補曰樓蘭用匈奴俗

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

補曰據此則安歸尉屠者於後王為昆弟

故水經注亦稱尉屠者為前王貢子

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

年人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補曰史記索隱引樂彥曰垂邊也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

草

補曰匈奴傳注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文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魏書鄯善北即白龍堆按即今

順沙積千餘里無水草

常主發導

補曰大宛傳為發導譯抵康居負水僭糧送迎漢

使

補曰今經沙漢者皆頂諸糧水章昭齊又敦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

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又補曰淮陽憲王欽傳懲艾後復為匈奴反間

音居夏反補曰安

數遮殺漢使

補曰按傳介子傳樓蘭王殺漢使者衛司

其弟尉屠者降漢具言狀

補曰匈奴語為名久在漢故曰降元鳳四年大將軍

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在刺其王

補曰樓蘭國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

艾介子過邈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漢書地理志補注 卷上

世傳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蓋平樂觀也 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 補曰傳介子傳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

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 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

語 補曰傳介子傳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 補曰

子傳刃交 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

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母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當歸

首 師古曰當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當歸紀傳不同當有漢

連文也傳詣闕 師古曰傳青張戀反補曰漢官儀奉夏書使縣首北闕下

補曰北闕未央宮之北門在北司馬門之北長安志引顏君注曰未央雖

南而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是則以北闕為正門又引關中記

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所謂北闕按蘇武傳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句

奴傳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而陳湯傳言斬郅支首懸頭葦街蠻夷

歸闕三輔黃圖以蠻夷邸在長封介子為善陽侯 補曰功臣表以元鳳

安城內或葦街即北闕下之街 四年七月已巳封乃

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補曰說文鄯善西胡國也

為刺印章

補曰

衛宏漢舊儀匈奴單于黃金印橐駝

賜以宮女為夫人

補曰漢舊儀宮人

紐文曰章此蓋麗異之比于單于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補曰李善二京賦注引

上侍皇后以下

備車騎輜重

張揖云輜重有衣車也

段氏云說文意以前

年三十五出嫁

有衣為輜車後

孟康曰橫音光補曰三輔

有衣為輜車

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

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

一門曰橫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門外有橫橋古韻橫光同部水經注

雕水逕橫城鄭氏曰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宋祁曰淳化本作丞相

將軍百官景德監本及浙本作丞相率百官無將祖而遣之師古曰為設

軍子越本作丞相將軍率百官今正校同淳化本

補曰顏君劉屈隨傳注祖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

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子在恐為所殺

補曰通考國中有伊循城補曰馮奉世傳使大宛程鄭善

其道御覽引脩作循後書獻帝紀吳脩袁紹傳作吳循循脩雙聲字水

經注河水逕伊循城北又東注澤澤在扞泥城是伊循在樓蘭國西界

地肥美

補曰伊循城為注賓

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

是漢遣司馬一人

補曰蓋亦入

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

師古曰填

補曰水經注云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將酒

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

注賓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胃隄勸屬聲曰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

謂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

鼓譟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漚漫沃衍胡人其後更置都尉

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是伊循屯田之事也

補曰都尉秩尊於司馬伊循官置始此矣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

此漢官與郡善郡尉異補曰水經注言鄯善國治伊循

善當漢道衝補曰說文作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補曰且末

和闐補曰說文作衝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補曰按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且末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

河蓋今之克勒底雅河是且末在今和闐東境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

里補曰且末至鄯善七百二十里其去陽關當二千三百二十里戶二百

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

右將者十九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將國凡四十人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

尉

尉

尉

尉

犂補曰且末北界且末河蓋與尉犂以河為界尉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顏君張騫傳注云不知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按傳有言馬行若干

日者此當為步行據小宛去長安里數則且末至小宛三百九十里是步

行可三有蒲陶諸果補曰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西通精絕二千里俗本

日也作三千今從宋本改按西精絕國言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則且末通

精絕正二千里也魏書云且末西北方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

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豫知之即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

候亦即將既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殆是即通

精絕之路也

小宛國王治并零城師古曰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二

戶百五十口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補曰尤小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補

西域置左右都尉者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補曰以在且

十九國凡四十人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補曰戎盧于闐

里東西者蓋小宛渠勒二國所據之山谷近

於南其實羌包有南山此亦當云南也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補曰去陽關當四戶四百

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

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補曰水經注南河又東逕精絕國北傳又言渠犂南接精絕是

精絕北境以河為界過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陁補曰說文阨塞也陁

河即渠犂與都護治補曰說文陁字下云阨陁也是漢時有此語西通扞彌四百六十里師古曰

說文陁字下云阨陁也是漢時有此語補曰不言東者與且末互文見義按龜茲云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

亦曰東南接且末南接精絕渠犂百至龜茲五百八十里是知精絕國境

東西長也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補曰去陽關當戶二百四十口

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傳凡無官之國十三餘遠

亦無官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

勒接辟南不當道補曰傳言不當道之

國三皆與婁羌相屬

扞彌國

補曰史記作扞案案隱曰扞音西名也按扞即扞字之訛彌案音同

王治扞彌城

補曰漢紀作拘彌

去長安

九千二百八十里

補曰扞彌至精絕四百六十里精絕至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故扞彌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也去陽關當

四千七百八十里

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十勝兵三千五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為

次大

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

補曰西域置騎君者十一國凡二十一人譯

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

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邱茲音慈正言屈支也屈音居勿反補曰與龜茲接漢紀云拘彌去于真三百里按後漢書

西通于闐三百

九十里

補曰史記集解引徐廣曰漢紀云拘彌去于真三百里按後漢書永建四年于真王放前殺拘彌王與自立其子為拘彌王是知接

壤今名寧彌

補曰今謂孟堅作書時也扞彌為寧彌亦猶樓蘭為都善今名俗本作今日

渠勒國王治犍都城

師古曰犍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四百五十

里戶三百一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

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扞彌接

補曰不言南者戎盧在東于闐

在西皆南接婁羌
此南亦婁羌可知

于闐國

補曰史記作于寘索隱曰寘音田又音殿唐西域記作瞿薩旦那國注云俗謂之渙那匈奴謂之于通諸胡謂之鄯旦印度謂之屈

丹傳曰于闐說也一切經音義梵言薩旦那此譯云地乳園其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因以名焉按為今和闐地

王治西城

補曰後魏書云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

補曰

所都城方八九里新唐書其居曰西山城

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一百七十里

戶三千三百

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

補曰漢紀以為次大國按新唐書言勝兵四千五百人蓋其時并有戎盧扞彌渠勒

皮山五國地

輔國侯

補曰後書西域傳有輔國侯仁

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

補曰後

故兵強也 閼部內有大城五又云城東有大水城西亦有水然則于闐所治之譯

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

補曰後魏書東去婁

南與

婁羌接

補曰後魏書于闐在蔥嶺之北二百餘里今之雪山婁羌蓋在南山中也

北與姑墨接

補曰今南北二

界姑墨在北河之北也後

于闐之西

補曰水經注

水皆西流

補曰百城記

南北千餘里東西三千餘里東扼蔥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擁鐵門

綽大河南境西流按大雪山在于闐南山之南又東隄蔥嶺是觀貨邏

地在蔥嶺西南轉鄒在注西海補曰水經注引作注于西海鄭其東水東

其中受正當葱嶺西矣氏言其水至安息注雷音海其東水東

流補曰後魏書于闐城東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

以東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即中國河也補曰水經注引京土異物志

嶺在于多玉石師古曰玉石玉之璞也一日石之似玉也補曰後魏書言

言產白玉獻玉今和闐采玉皆于水所采皆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唐補曰

域記祈句遶國東八百餘里為于闐後增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唐補曰

魏書蒲山國在于闐南從南為西之訛皮山國王治皮山城補曰後魏書蒲山國故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十里補

于闐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皮山去于闐三百八十里戶五百口三千

故去長安一萬零五十里也去陽關當五千五百五十里五百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

主

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托國千三百四十里鄭氏曰烏

師古曰烏音一加反托音直加反急言之聲如鸛耳非正音也補曰顏君讀烏為鴟鴞與鴟雙聲字按皮山去都護四千二百九十二里烏托去都護四千八百九十二里是烏托遠于皮山僅南與天篤接補曰張騫傳六百里此言兩國相去千三百四十里疑有誤南與天篤接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注引師展曰毒音篤又引李奇曰一名天篤浮屠胡是也後漢書杜篤傳又作天督一切經音義云天竺今作篤天竺或言身毒或言賢豆皆訛也正言印度度名月月有千名斯一稱也良以彼土賢聖相繼開悟羣生照臨如月因以名也後書云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罽賓皆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補曰水經注河水白蒲舉國東逕身毒之地

西南當尉賓烏弋山離道

補曰後魏書蒲山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按子合云東接皮山山西接烏托尉賓云東至烏托

西南接烏弋山離是由皮山至尉賓

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補曰子合云北接莎

車子合在皮山之西

故皮山西北通莎車

烏托國王治烏托城補曰後魏書龜茲摩國按烏托國其王居烏托城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

補曰皮山之去長安已萬五十里烏托

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三十三

勝兵七百四十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

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

子合蒲犁補曰蒲犁又在于合北西與雞兜接補曰縣度亦在國西山居

田石間補曰水經注作佃于石壁間唐西域記達摩悉鐵帝國在兩山有

白草補曰後書云西夜國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累石爲室民接手

飲師古曰白高山下豁洞中飲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足師古曰今所謂百步千步者也豈謂其小種乎補曰依顏君所說今俗謂之

碎走但馬之能步能驟各不同豈一馬所出豈能如一按唐西域記言

此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

日水經注引郭義恭曰鳥耗之西有縣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補

之國山谿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

陽關之與都護相去二千餘里而此縣度去陽關都護道里差相似者蓋

縣度與陽關皆偏南故雖遠而路徑直也去長安當一萬三百八十八里

去都護治所五千二十里補曰據此文是鳥耗城至縣度者石山也補曰

通典引作名山云在谿谷不通補曰谿谷御以繩索相引而度云補曰郭

渴槃陀國南四百里

縣度之國蓋後

人因山爲國耳

西夜國補曰後書云西夜一名深沙後魏書悉居半國故西夜王號子合

補曰范史漢書誤以西夜子合為一國然考之傳文依稀無雷鳥耗

別言子合不出王石載然為二國惟蒲犁下兼言西夜子合而水經注所引

之古本仍無西夜二字且漢書之例固有連言二國者如烏弋山離云與

犁軒條支接尉犁山國云與鄯善且未接豈得以文義相屬遂指為一國

手比傳所言地理證以他書皆是子合之事蓋漢書西夜國王號子下有

戶口兵數及匹主之文傳本奪解因以號子與子合牽連為一范氏之論

為不察矣後魏書云其王號子治呼健是號子者其王之稱徐氏管城頓

記云西夜國王號為子合王治治呼健谷師古曰健音鉅言反補曰後

呼健谷為句是猶未考後魏書也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

行四日入蔥嶺山新唐書子合在蔥嶺中谷名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

嶺北三百里足呼健為蔥嶺中谷名里補曰漢紀十六里東與皮山補曰佛國記法顯自子合行二十五日到子西南與烏

耗北與莎車補曰後魏書渠莎國居西與蒲犁接補曰蒲犁言南接子南

犁及依耐無雷國補曰古曰耐皆西夜類也類故壤相接西夜與胡吳補曰

武備紀注梁犂西域胡國名是漢時名西域為胡故後書梁其傳焉拔傳
皆稱西域胡說文謂之西胡段氏曰說文西胡凡三見言西胡以別何
奴之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補曰商頌箋氏隨畜逐水草
北胡羌夷狄國在西方者蓋羌與氏為一

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補曰持言之以別西夜

蒲犂國王治蒲犂國補曰蓋亦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

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

九十六里補曰蒲犂由莎車至都護治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子合

犂北接莎車此云東至莎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補曰疏勒在莎車北蒲

車蓋東北也五當作七南與西夜子台接補曰水經注引西至無雷

流運蒲犂國北為蔥嶺北河南與西夜子台接補曰水經注引西至無雷

五百四十里補曰蒲犂在無雷東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補曰蓋越種

俗與子合同補曰上言蒲犂類西域此依耐國王治補曰懷祖先生曰上文皆言某國王治某去長安萬一百五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上

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

漢紀以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補曰依耐由蒲犂至都護至

莎車五百四十里補曰依耐北接疏勒莎車西接疏勒至無雷五百四十

里補曰依耐南接子台子合西南接烏托西接難兜難兜西至無雷是無

有誤補曰依耐西南傳文奪之無雷距蒲犂五百四十里依耐在二國適中

合接俗相與同師古曰與子少殺寄田疏勒莎車補曰東北二境與二

無雷國王治盧城補曰愷祖先生曰此本作無雷國王治精絕城也補曰去陽

脫無字耳補曰依耐引此正作無雷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去陽

戶千口七千勝兵三千人補曰漢紀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

六十五里補曰無雷由依耐蒲犂至都護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補曰無

為難兜難兜之東為烏托烏托之北為蒲犂則南與烏托補曰烏托境盡

蒲犂在無雷東北當衆上東北為文南字衍也

錯故得越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即身毒天篤也本皆

羌而接無雷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一名語有輕重耳補曰捐毒在蔥

嶺東為今布魯特地身毒在南山南為五印度地二國絕衣服類烏孫俗

遠頗君比而同之斯為誤矣水經注亦誤以身毒為捐毒

與子合同補曰不言寄田者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補曰去陽關當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

千勝兵八千人補曰漢紀以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

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補曰水經注引南與婼羌補曰

引劉奉世以為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在都護東南而渠勒于

聞難兜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婼羌相接必誤

接通典曰敦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曰

蔥毘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蓋同為

羌種故傳以婼羌目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西與大

之劉氏以為誤非也北與休循補曰水經注言河水自休循又經西與大

月氏接補曰難兜西至無雷而二國皆西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

作兵補曰有金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筑蹇國屬

故作兵補曰有金與諸國同屬罽賓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半筑蹇國屬

暹閣補羅國無大君長皆役屬迎渴彌

王

國

尉賓國

補曰隋書高麗國在蔥嶺之北漢時尉賓國也舊唐書作在蔥嶺南按當以南為是

王治循鮮城

補曰後魏書尉賓國

都善見城隋書曰都城方四里循鮮御覽引作修鮮按循鮮之作修鮮亦猶伊循之作伊修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補曰

去陽關當七千七百里

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

補曰隋書云勝兵者萬餘人

大國也

補曰唐西域記迎溫彌羅

國周七千餘里自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托國二千

古都敵無能攻伐

二百五十里

補曰烏托在難兜東難兜言東北而烏托反言東者無東北雷言南接烏托蓋難兜之南有烏托地正在尉賓東境

至難兜國九日行

補曰水經注河水自難兜又西逕尉賓國北

西北與大月氏

補曰與大月氏中隔雪山

南與烏弋山離接

補曰後魏書尉賓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

背匈奴破大月氏大月

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尉賓

師古曰君謂為之君也塞音先得反補曰塞王大夏之王也按史記大夏在大宛西

南二千餘里則尉賓在東不專於南

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

師古曰即所謂種者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補曰顏君張騫傳注

塞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按梁荀濟論佛教表言漢書西域傳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為月氏迫逐遂往葱嶺南

奔又謂懸度賢豆身毒天毒仍說轉以塞種為釋種其說與顏君別然考
年子書言孝明時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同羣臣通人傳毅對曰臣
聞天竺有道德者號曰佛經舉能飛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于是遣羽林將
軍秦景博士弟子上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是釋氏之法寶出于大月氏大月氏國即塞王故
地也元和姓纂亦云塞姓天竺胡人之釋後即釋種也
自疏勒以西北

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屬賓地平溫和有目宿補曰史記大宛傳馬
清苜蓿漢使取其實

來按今中國有之雜草奇木補曰隋書漕國出安息青木等香石密半密
惟西域紫花為異黑鹽阿魏藥白附子一切經音義云鬱金出

國賓檀榿梓竹漆師古曰榿音懷即榿之類也葉大而黑也補曰顏君以
雅訓為說按廣韻榿下引山海經云中曲山有木如棠

而圓葉素實如木瓜食之多力則榿是顏君所本種五穀蒲陶諸果
云榿榿別名後魏書載此文即作榿榿是顏君所本種五穀蒲陶諸果

糞治園田地下溼補曰都城西臨信
度大河故下溼生稻補曰顏君食貨傳注五穀謂黍
稷麻麥豆是五穀不數稻故別

之冬食生菜補曰舊唐書其地暑
溫草木凌寒不死其民巧雕文刻鏤補曰其地饒玉有鬼工

治宮室補曰隋書意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
金銀鏤為屋以銀為地亦治宮室之事織罽補曰一切經音義
引字林罽之方文

者曰氍毹又引通俗文織文曰罽按說文罽魚阿也刺文繡好治
編西胡氍毹布也則罽當作罽廣韻亦云罽氍類織毛為之

食補曰懷祖先生曰治食二字義無所取漢紀作好酒食是也下文大有宛俗者酒義與此同今本酒作治者涉上文治園田治宮室而誤

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補曰水經注扇寶土地平利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喻于中

夏大國也懷祖先生曰市列上脫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張宴有字漢紀作有市肆肆即列也

文面作騎馬形漫而作人面日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補曰通雅云錢面錢幕幕謂背

也故扁鵲傳爪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傳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幕謂按背穴

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以呼之沐猴即彌猴也補曰後書西域傳封牛一切經音義引作犂又云周成難字作犂音妃封反今有此牛形小犂上

有犂王氏廣雅疏證云彌猴聲轉為母猴說文曰為母猴也又轉為沐猴孔雀即覽引義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闐王所上孔雀尾萬枝文采五色

屬寶近于鬪故亦有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孟康曰廣雅青色如玉師古之今同璣有孔雀

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論於眾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眾藥灌而為之尤虛

鹿不貞實非真物補曰說文璣珠之不圓者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璣小珠也廣雅云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

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璧流離梵書作吹瑠璃一切經音義舊言釋稠利夜亦言釋頤梨或云毗瑠璃亦作鞞瑠璃皆梵音訛轉從山為

名釋頭梨山出此寶青色一切寶皆不可壞亦非烟焰所能銷唯神有通力者能破之為物或云金翅鳥卵殼說文云瑯瑯瑯石之有光者也段氏謂瑯瑯即此傳之瑯瑯漢武梁祠堂畫及吳國山碑皆有瑯瑯離今本漢書注脫瑯瑯字讀者誤以瑯瑯與流離為二物矣瑯瑯與吹音相近又按元應所說孟氏宅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言青色蓋有據也

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剽也音頻妙反補曰據隋書其王姓昭武唐西域記云土俗輕僞

烏頭

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

補曰百官公卿表關都尉秦官武帝初置武帝

紀天漢二年有關都尉張敞列傳有杜業辛遵為函

王復欲害忠忠覺之

迺與容屈王子陰末赴

補曰容屈王蓋其國小王如康居五王

共合謀攻屬賓殺其王

補曰

者烏頭勞之子通鑑注以為發烏頭勞非是

立陰末赴為屬賓王授印殺

補曰蓋外國王惟後

軍候趙德使屬賓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曲有軍候比六百石餘將軍亦有軍候李陵傳有軍候管敢陳湯傳有軍候假丞甘

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瑯當德

師古曰瑯瑯當德之禁繫人鎖矣瑯瑯即補

日懷祖先生曰瑯瑯上本無鎖字後人誤取注文加之古者以鐵連環係罪人謂之瑯瑯說文作銀鑰云瑯瑯也瑯瑯德即鎖德也故師古云瑯瑯長

鎖也不得又於項當上加鎖字又王莽以鐵鎖項當其頸鎖字亦後人所加項當其頸即鎖其頸不得又加鎖字御覽引王莽傳有鎖字則所見本已誤白帖引作以鐵殺副已下七十餘人多持節副使遣使者上書謝孝項當其頸無鎖字

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補曰縣度在烏秬國西百二十餘里局賓東至烏秬二千二百五十里則

縣度在屬賓東北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境二千一百餘里

使補曰通鑑繫此杜欽說大將軍王鳳府補曰杜欽傳徵諸大將軍莫曰前事於河平四年杜欽說大將軍王鳳補曰杜欽傳徵諸大將軍莫曰前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

屬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師古曰卒終也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

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

無欲則嬌嫚補曰文選琴賦幽憤詩注李善兩引說文終不可懷服凡中嫚嬌也段氏云古無嬌字凡云嬌即嫚也

國所以為通厚蠻夷補曰通考引無以字懷祖先愿快其求者為壤比而

為寇師古曰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愿音苦類反今縣度之阨

非屬賓所能越也補曰唐西域記烏刺尸國東南登山履險也其鄉墓不鐵橋行千餘里至迦濕彌羅國即兩賓也

足以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

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補曰頗君陳湯傳注謂西

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

前親逆節

補曰謂親為逆節

惡惡西域

師古曰暴謂章露也

故絕

而不通今悔過來

補曰懷祖先生曰本著作悔過來順字與上文逆字而相應今本脫之後漢書西域傳注引作悔過來順

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

補曰所謂西域賈胡

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

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補曰非奉獻之實

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

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衡反補曰皮山南即天篤印度境時

不屬漢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

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也刁斗解在李廣傳補曰五更

之茂頗氏家訓云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

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泰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退

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故曰五更李廣傳注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鐃

受一斗盪炊飯食夜擊持行故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銅無緣師古曰溫

器也銅即鐃今俗或呼銅鐃

國或貧小不能食

補曰言不能供億

或柴薪不肯給

補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

秋天下並同

日

國

或貧小不能食

補曰言不能供億

或柴薪不肯給

補曰如李廣利傳所謂當

道小國各堅城

擁疆漢之節餒山谷之間

師古曰餒餓也音能

乞句無所得

師古曰乞句無所得

亦乞也亦工大反補曰

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

師古曰離亦乞有音與句轉注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上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

盡然

師古曰嘔音一口反補曰謂驢畜皆病御覽引宋齊異物志曰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

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尙嘔吐山有毒

又有三池

補曰北史波知國有三池氣病之所為也冬乃枯歌故可行也

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盤石阪

補曰西域記曰大者有龍王次者有祭乃得過不祭多值風雪之困

盤石道隘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曰四境負山出

之磧不測之深

師古曰磧磧深險之貌也磧音仕耕反磧音安補曰後魏書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行者騎

步相持繩索相引

補曰水經注引

二千餘里乃到縣度

補曰佛國記云順

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惟石壁立千仞臨之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

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步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斷懸絕

過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水經

注以法顯所言即此傳屬實境商隊未半阮谷盡靡碎也師古曰隊亦墮音

直類反靡音糜補人恆執不得相收視補曰言彼此不得收援險阻危害補曰水經

險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師古曰九州冀兗雍青徐荆揚梁雍也

引顏君此注而益之曰此言禹迹也周職方九州有幽并無徐梁又分爲九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

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師古曰

衆所恃謂中國之人也非久長計也補曰通考引作之計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

而還師古曰言已立計道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於是鳳白從欽言尉

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補曰陳湯傳作山離烏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補曰去陽關當七千

注山離烏弋不在三十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

十日行東與尉補曰尉言西南與烏北與撲桃師古曰撲音布木反

或撲爲撲之訛後書大月氏滅漢達尉悉有其地西與犂軒條交接師

按達有唐割反之音與桃雙聲則漢達疑卽撲桃也

曰犂犂與犂同犂音鉅連反又鉅言反補曰犂犂張衡傳作犂犂後書作犂犂佛國記作多摩犂犂國史記索隱引犂犂漢書犂犂一名大秦水經注

引釋氏西域記大秦一名犂犂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黎軒條支史記作條枝後魏書謂之波斯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補曰後

皮山西南經烏耗涉懸度歷尉賓六十餘日行國臨西海補曰後書云臨

至烏弋山離國復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

其南及東北隋書以溼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

云西去海數百里以溼田稻補曰後魏書云氣候暑熱地多沙磧引水

大鳥卵如鰐師古曰鰐汲水餅也音於龍反補曰應劭以為卵大如一

傳注後魏書云鳥卵如鰐有兩翼飛而不能食食草與肉亦能噉火唐

杜瓌大食國經行記云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踏頭項勝得人騎行

五六里其卵人衆甚多補曰隋書勝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

大如三升師古曰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善吃師古曰眩讀與幻同解在

國也補曰後書云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坡善吃張騫傳補曰顏君張騫傳

注云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居人截馬之術皆是後書西域傳注引

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巧妙非常安

息長者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師古曰元中記云昆侖之

弱水鴻毛不能起也兩雅

大秦西又引括地象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為王母取食

後魏書大寒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自條支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王母山玉為堂云長者俗本作長老

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補曰後書引作西行二百餘日並料漢書之失以為近日入者在大秦國之西

按前漢使皆自烏弋還莫有至條支者聲教所阻非班君之病史記正義引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

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師古曰言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月到風遲或一二歲烏弋地暑熱莽平日莽莽平野之貌補曰顏君於

此傳及下烏孫國莽平同用此注按下文有草木不必複其草木畜產五言草莽莊子釋文云莽蒼近郊之色莽即莽蒼後說為長

穀果菜補曰唐杜陵大食國經行記云梗米白粳不異中華其果有通桃

者如雞子香油貴者二一名耶塞蔓一名沒國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莽一名莫盧茨食飲宮室市列補曰大食

云四方輻輳萬貨豐贍師補曰唐書大食錢貨兵器補曰唐書大食金珠師補曰唐書大食

之屬補曰北史波斯國古條支國土地平坦出金鎗石珊瑚琥珀車渠瑪瑙多真珠頗瑠瑠水精瑟瑟金剛火齊瑱鐵銅錫朱砂水銀

皆與屬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

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豈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狻猊音酸貌音倪拔音步葛反形亦類旁毛也音而茸音人庸反補曰後書章帝

漢書西域傳上卷上

紀章和元年月以國獻扶拔師子二年安息國獻師子扶拔班超傳大月氏亦獻符拔足不獨烏弋有此獸班超傳注引續漢書曰符拔似麟而無角俗重妄殺師古曰重難也言其仁愛不妄殺也補曰烏弋已入北天竺境故雜浮圖道後書云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

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補曰言獨者諸國同爵賓惟此正異太平寰宇記條支國市列錢貨其文為人幕為騎馬

蓋引此傳以金銀飾杖師古曰杖謂所持兵器也音直而奪頭字以金銀飾杖亮反補曰注中兵字據王校增絕遠漢使希至補

後書云前世漢使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部善而南行補曰蓋皆自烏弋以還西南也至烏弋山

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蘇林曰番音盤補曰後書云居和犍城後魏書安息國在蔥嶺西都尉搜城隋書云城有五重環以流水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傳言大月氏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今二國去長安里數正同富有誤字不屬都護

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補曰東當從西與條支接補曰後書云自安息後書作南西與條支接補曰後書云自安息

行度河又百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土地風氣物類所

有民俗與烏弋屬齊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補曰此又與烏弋異

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

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頭及癰身蹄似雞駝色蒼

義亦引此文有卯大如雞四字御覽引矣厥本末紀云短人國有大鳥高

七八尺直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蓋條支安息皆有

此雀故後漢書云安息王獻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懷祖先生其屬小

日爵上亦有大字而今本奪之御覽漢紀通典引並作大馬大爵其屬小

大數百城補曰後書云其東界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補曰水經注引竺

國去私阿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臨媽水補曰媽水即水經注所

息都城南臨媽水故水經注云河水又西逕月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

氏國南又西逕安息國南通考云今謂鳥許河商賈車船行旁國補曰安

臨雷壽海又有陸道繞海北行書革旁行爲書記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出海西至大秦故車船輻輳書革旁行爲書記師古曰今西方胡國及

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橫行不直下也革謂皮之不柔者補曰法苑珠林云

造書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

下行懷祖先生曰書革書字本作畫謂畫革爲字而旁行之以爲書記也

今作書革者涉下文書記而誤史記大宛傳作畫革索隱曰畫音獲御覽

水經注引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

並作畫革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因發使隨

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牛眩人獻於漢補曰三輔黃圖云奇華殿在建章宮旁四海夷

狄服珍寶大浣布切玉刀巨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補曰張騫傳

象大雀師子宮馬充塞其中天子大說應劭注曰鄧太后時西夷桓國

來朝賀詔令為之而陳大夫陳祥以為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

陳忠案漢舊書乃知世宗時犂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

有此安息東則大月氏補曰史記大宛傳大夏民多可百餘萬

大月氏國王補曰汪校治監氏城其都曰藍布城即監氏也後書作藍氏

後魏書作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大月氏當

去長安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二里去陽

改定里數見焉耆下不屬都護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萬人補曰史

引萬震南州志曰大月氏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

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

服鮮好天東至都護治四千七百四十里補曰當作四千西至安息四十

九日行南與屬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補曰御覽引異物志曰月氏俗

二十人通考引異物志曰月氏國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葉駝師

羊尾重者十斤割之供養尋生如故

曰有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隨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封音峯補曰後魏書述密國獻一峯黑獐麋鹿大食國經行記云其駝小而緊背有

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何奴同俗控弦十餘萬補曰君何奴

傳注控引也控故疆輕何奴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何奴也補曰通

有恃本居敦煌祁連間補曰據南書月氏王姓溫居祁連山北之昭武城

字張氏蓋以今甘州南山為祁連也河西四郡未開時武威張掖諸郡皆何

奴地月氏安得居之故顏君張騫傳注易之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

至國頓單于攻破月氏補曰按何奴傳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之冒頓

文二三而老上單于殺月氏補曰懷祖先生曰月氏下脫王字當依張騫

年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遣夫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師古曰解在

王顏君於彼注證飲器為飲酒都嬌水北為王庭補曰史記云大夏在大宛

之器以章昭晉灼注為非也

大夏時都水南大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補曰後魏書

月氏徙治水北也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何奴所逐西徙後令

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被服暑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收移

漢書地理志卷之九

徙亦類匈奴趙充國傳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大夏本無大君長城已往往置小長民弱畏

賊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補曰史記云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

大月氏如中郎將江故雁門守懷是王氏為盛日月氏既不為都護豈有遠邇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稟給之義共與供同松按師上文所謂須

諸國稟有五翎侯師古曰翎即翁字補曰張騫傳有傅父布就翎侯李奇食也有五翎侯曰翎侯烏孫官名匈奴傳康居與諸禽笑計是為柔康

諸皆有翎侯匈奴傳又一曰休密翎侯補曰數翎侯治和墨城補曰後漢書

言小王趙信為翁侯補曰數翎侯治和墨城補曰後漢書故休密翎侯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翎侯道

人居山谷間去都護三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里最為紛外據去都護言之則休密去雙廉九百里雙廉去貴霜二千一

百九十九里貴霜去盼頓二十二里盼頓去高附七十九里據去陽關言則休密去雙廉二十里雙廉去貴霜二百里貴霜去盼頓二百二十里盼

頓去高附一千八十一里而休密去陽關轉較雙廉為遠古籍流傳宜有就奪今各以候魏書校正後魏書云休密翎侯在大月氏東一千五百二

里是當作去都護三千四百七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二百一十二里二曰雙廉翎侯治雙廉城補曰後魏書折薛莫孫國故雙去都護三千七百

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七百八十二里補曰據後魏書雙廉在休密西五百里當作去都護三千九百七

四里去陽關六千三百黃霜翎侯治護渠城師古曰渠音渠補曰後魏書

七百一十二里莫孫內人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補曰後魏書

居山谷間貴霜在雙靡西六十里當作去都護四千四曰肸頓翎侯師古曰肸音許乙反治薄

三十四里去陽關六千七百七十二里茅城補曰後魏書弗敵沙國故肸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

千二百二里補曰據後魏書肸頓在貴霜西一百里當作去都護五曰高

附翎侯治高附城補曰後魏書國浮渴國故高附翎侯在弗敵沙南居山

其意旨蓋謂高附當作都密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百八

十三里補曰後魏書高附在陰城言一百里當作去都護四千二百三

關或近數十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補曰高附之去大月氏約七百餘里

康居國補曰史記索隱居音渠正義居其尼反王冬治樂越地師古曰樂音來各反補曰

城至冬所居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到卑聞城師

四里以下去長安去都護皆據卑聞城言之傳文疑有奪誤天

曰關音徒十反補曰大宛國言至康居卑闐城是卑闐為城名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疑城因池為名此建治之地而其王冬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為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准死則反葬於塔什干城也哈薩克部即古之康居通考引作治樂越匿地卑闐城以卑闐在樂越匿地誤唐西域記風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補曰據建國都城周二十餘里極險固多居人

護里數當作去長安一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

八里去陽關當是八千二百八十八里樂字至王夏所居補曰奪內九千一百四里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暑則徙別

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唐西域記云風林建國周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戶十二

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補曰弱小於烏孫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

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補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

西喻蔥嶺遂有其國枝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通考於東國事匈奴

此下引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疑是此處奪文師古曰為匈奴所羈奉也補曰按顧氏炎武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

云言不純臣但羈康事之與烏孫屬同意補曰五單于者稽侯犍王為車犂單于烏菟都尉為烏菟單于漢

爭補曰五單于者稽侯犍王為車犂單于烏菟都尉為烏菟單于漢

立呼韓邪單于

補曰宣帝紀甘露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蕭望之傳遣兵舊韓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

補曰荀悅漢紀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殺吉乃西阻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

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補曰按匈奴傳到支既殺使者自知其漢又聞呼韓邪益懼恐見襲擊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使迎郅

支單于置東邊合兵取烏孫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支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到康居

尉西城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

昭三年也

補曰甘延壽傳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郅支單于陳湯傳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城

編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至郅支城四面圍城大呼乘之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凡斬

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補曰通鑑繫於元延

二年胡三省注云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貢獻

補曰通鑑注云既遣

王子令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

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

補曰不肯都護郭舜數

又奉貢也

上言補曰齊為都護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

補曰按匈奴傳本始二年

匈奴民衆死傷及畜產遺移死仁不補曰謂呼韓邪入朝稱臣及其稱臣妾補曰謂呼韓非以失二

國也補曰通鑑注言匈奴之漢雖皆受其質子諸單于遺子左視都韓王

駒留斯侯入侍按烏孫小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補曰通鑑注三國

亦相候司補曰通鑑注讀曰伺見便則發補曰三國見有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

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補曰通鑑注謂自武

孫也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補曰服而絕而康居

驕黠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請使下王及貴人

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補曰都護吏

作監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補曰通鑑注以

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補曰通鑑注謂特欲行

也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補曰蠻者夷狄通稱故

何以復長百蠻今事漢甚備問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

以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以章漢家不通

無禮之國補曰通鑑注章顯著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

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補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故為小郡康居在北道

而蘇離奧犍已入吐火羅境在蔥嶺西南故得從南道苦之通考作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

日所過所經過之處驕黠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

名為終錫靡而未絕補曰漢官儀馬曰錫牛曰庶言制四夷如牛馬之重也終錫靡而末絕受錫靡也陳湯傳中國與夷狄有錫靡不絕之義其

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人與康居同俗補曰史記正義引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又引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駝畜牧水草故時錫屬康居也後書云奄蔡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書粟特國在蔥嶺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溫那沙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補曰說文崔高

史記正義又引括地志云奄蔡酒國也邊也言遠望不見高岸舉高以該卑後魏書粟特康居有小王五補曰陳

居於大澤匈奴傳留郭吉不歸還辱之北海上湯傳有

康居副王抱閼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
師古曰龍音下戒反補曰新唐書

水南康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嶢峭石色如鐵
西域記獨霜

里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

有狹徑加之險阻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網多有鐵鈴懸

諸門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
補曰去

至觀貨邏國按此在康居極南境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
康居二

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
補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

不同者蘇離在葱嶺西南入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補曰唐書何國或曰

蔥嶺山南道徑達陽關也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
屈霜你迦曰貢霜匿

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域記屈霜你迦國
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

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補曰蘇離極南附墨極東而去陽
三曰窳匿

王師古曰治窳匿城補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精時治柘折城
窳音庚

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生瑟瑟西域記精時國
去都護五千二

千餘里西臨葉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
去都護五千二

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補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
則當作去都護六千五百里去

陽關八千六百四十里補曰唐書安國一曰布裕又曰捕喝西瀕

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六七百里烏許河治阿蓋謠城即康居小君長尉王

東西長南北狹按此在康居東境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

八千五百五十五里補曰西域記自屈霜你迦國西二百餘里至喝捍國

里傳文去都護之數相距五百二十九里五曰與韃王師古曰奧音於六

似近之去陽關則相距千三百里疑誤

治與韃城補曰唐書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許水之陽康居小

三十里南之五百餘里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

按此在康居東南境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

里補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離近三百餘里而

傳紀都護之數遠于蘇離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于蘇離三百三十

里即核之屬城惟都護之數以為相距六百十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近

尤顯然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補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

貴山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補曰據攷定龜茲里數積算當去長安

城一萬一千五百二十二里去陽關七千

三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補曰國又小副王補曰後書班超傳月氏

有副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補曰當作四千北至

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補曰卑闐城在蔥嶺西北故以大宛為西南

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補曰休循言西北至大宛西北與康居南與大月

氏接補曰三國地理志云大宛乃送之康居康居傳

致大月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補曰安息俗同罽賓烏

氏也補曰烏弋山離亦云罽賓田稻故史記大宛傳云大宛俗上著耕田大宛左

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補曰御覽載魏

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

而食甘而不餽脆而不酸令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甘

於麴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親食之即他方之果寧有正

千斛徑十俗者酒馬者日宿補曰古曰者續者補曰俗通考作人今西域回

年不收補曰人無不嗜酒者種首宿如中國種桑麻四月

以後馬噉苜蓿宛別邑七十餘城補曰史記云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眾可數十萬多善馬補曰通考引宋

唐異物志曰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又引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騶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

自餘毛色與馬汗血補曰藝文類聚引神異經云西南大宛宛邱有良馬其力二丈極至勝尾委於地蹄如升腕可屈日行千里至日中

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而汗血

號曰三馬子補曰武帝紀應劭注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膊出如血號一日千里按汗從前肩膊出者本後書東平王蒼傳語

今伊犁馬之強健者前膊及脊往往有小瘡出血名曰傷氣必在前肩膊者以用力多也前賢未目驗故不知其審汪校孟康作師古張騫

始為武帝言之補曰史記漢使在貳師城是言者非一待自騫始也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騫馬補曰據大宛傳張騫傳宛王以漢絕遠

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補曰大宛傳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

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漢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

使妄言師古曰謂醫房宛王補曰大宛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補曰大宛傳其

傳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

東邊郁成攻漢使按李廣利補曰李廣利傳期至貳師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

傳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補曰按李廣利傳初伐宛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害書云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

東曹居悉波山之陰漢貳師城地補曰伐宛始發歸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及再伐宛出連四年補曰太初元年

敦煌六萬人益發戌甲卒十八萬是不止十餘萬補曰李廣利傳注母寡宛王名獻

秋至四年春乃斬宛王補曰李廣利傳注母寡宛王名獻馬三千匹補曰據李廣利傳漢取善馬數漢軍乃還補曰李廣利傳兵終

歸語在張騫傳補曰當作張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

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抹蔡音干曷反補曰李廣利傳注後歲餘宛貴人

以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炤字補曰說文相與共殺昧蔡立

母寡弟蟬封為王補曰史記作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

又發數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師古曰

諷補曰史記作因風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補曰水經注廣武城西南二十許里

水西有馬號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為奇胡馬咸北風之思遂順焉絕絆騷首而馳晨發京城夕至敦煌北塞外

其處曰侯馬亭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補曰齊民要術引陸機與弟書曰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歸大

宛傳作取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官館旁極望

其寶來師古曰今之道舊州舊安定北地之境生苜蓿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光風風在其間常肅肅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懷風茂陵人謂為連枝草

進異記曰張騫首宿國今在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騫始於西國得之離官

館大宛傳作離官別觀李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補曰歷大月氏居不斥

善文選注離別非一所也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補曰今安

近爭分銖補曰漢書律歷志云一觔容千二百黍重十貴女子女子所言

丈夫乃決正補曰以為正其地皆絲漆補曰懷祖先生曰皆本作無絲

通典引作不知鑄鐵器補曰鐵史記大宛傳作錢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

傳有金銀銅錫為器金服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降其國者皆教之也補曰吳氏仁傑云焉奉世言羌戎弓矛之兵耳不
庫利器謂兵器大宛諸國但有弓矛所謂它兵器者謂凡弓矛之外者也

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補曰黃金即漢所賜大宛幣吳氏仁傑云黃金謂銅白金謂銀錫皆可作兵器

而美傳云山有鐵自作兵雖堯傳云有誤嗣漢作兵越絕書未蓋之山破
而出錫若邪之谷澗而出銅歐冶子以以為劍郭景純謂古者通以錫雜

銅為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近匈奴補曰匈奴傳北服渾窳屈射丁零又言益西近烏孫按丁令為今俄羅斯國臨

至安息得匈奴嘗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補曰師古曰困苦也補曰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

國補曰信如外國傳送食師古曰言畏之不敢留苦師古曰不敢留及至

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補曰畜謂馬也所以然者以遠漢而漢多

財物師古曰遠音于萬反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補曰

後西域無
役事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師古曰槐音回補曰計其道里蓋亦廣

廣自槐貨運西至岷塞國其國東西六百餘里又東至赤鄂衍那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忽露摩國其國東西百餘里又東至榆漫國其國

東西四百餘里又東至鞠和衍那國其國東西二百餘里又東至獲沙國其國東西三百餘里又東至珂咄羅國其國東西千餘里東接葱嶺是葱

嶺西多小國桃補曰後漢紀作王治烏飛國在葱嶺西按此下疑有奪文

休循國補曰後漢紀作王治烏飛國在葱嶺西唐西域記葱嶺者按

至熱池千泉西至活國東至烏鍛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數百重

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烈多出蔥故謂蔥嶺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水經注引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去長安萬二百一十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戶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勝

兵四百八十人補曰漢紀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補曰當作

六十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補曰與蔥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

補曰較捐毒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

近百一十里補曰較捐毒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補曰大宛東南為休循西南為

循倚蔥嶺大月氏出橫外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故傳言踰蔥嶺出大月氏補曰西域記言奔騰舍羅為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補曰西域記言奔騰舍羅為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

里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長安一萬戶三百八十口千一百

勝兵五百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補曰當作三千一百四

至疏勒補曰傳言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是蒙上東至為文南與蔥領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補曰蔥領無南面此

居蔥領中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還休循國蔥蓋近北也無人民西上蔥領則休循也補曰水經注河水西還休循國蔥

外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與烏孫接補曰與大宛烏孫皆隔蔥領衣服類烏孫隨水

草依蔥領補曰唐西域記波謎羅川據大宛領內本塞種也補曰休循捐毒二國為今東西布魯特種人山峻多雪不可耕

故逐水草居

莎車國補曰通鑑注莎素河結王治莎車城補曰後魏書粟莎國居故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

十里補曰據蒲犂去長安減之當作去長安八千八百十里去陽關四千三百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九口萬六

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為次大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

君備西夜君各一人補曰南接西夜故備之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

補曰以去陽關數減之當作一千五百七十二里

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

補曰

疏勒又言南至莎車互文以明西北也

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

補曰自莎車歷蒲犁依有

鐵山出青玉

補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山出青玉穆天子傳曰天子祭鐵山御覽以西征至利問氏乃命制問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

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即莎車國鐵山

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

補曰楚主之子元貴降及大樂皆長於萬年

莎車王愛之莎車王子死死時萬年在漢

補曰漢外孫也

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

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

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

補曰馮奉世傳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并殺漢使者奚充國

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

補曰馮奉世傳

時匈奴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耿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按此蓋地節三四年

事會衛候馮奉世

補曰衛尉屬官有諸屯衛候

使送大宛客

補曰按奉世傳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

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

補曰奉世傳奉世與其副嚴昌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擊莎車

拔其城莎車王自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補曰殺傳其首詣長安

世傳以為光祿是歲元康元年也補曰據後書漢末有莎車王延天大夫水衡都尉

疏勒國補曰莽曰世善見後漢紀後魏書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新唐書云一日伏沙按西域記云佐沙國舊謂疏勒

者乃稱其城號也正言宜云室利王治疏勒城補曰新唐書王居迦師城訖栗多底疏勒之言猶為說也

城鳥即城損中城又有兩城損中又作楨中頃中隋書去長安九千三百

云都城方五里按後魏耿恭傳之疏勒城非疏勒國地

五十里補曰疏勒遠於莎車五百六十里此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萬八

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補曰漢紀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補曰後書

班超傳有都左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補曰譯長言左右惟此與卑陸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補曰當作二千一百三十二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補曰東

後魏書疏勒有市列補曰後魏書云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錦綿

國南有黃河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

綱疏勒工織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補曰後魏書云西帶蔥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

補曰蓋白山之谷

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地茲里數積算當

作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八里去

戶三百口二千三百勝兵八百人

補曰漢紀以爲小國

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

補曰

當作千七

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

補曰疏勒都白山南故以爲阻

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

四里徑道馬行二日

補曰徑道山徑之道也今自烏什至喀什噶爾驛程二千二百二十里而沿烏蘭烏蘇徑路凡六百餘里

殆猶是歟田奇隨水草

補曰城郭國故田畜近烏孫故隨水草

衣服類烏孫

漢書西域傳補注卷下

西域傳卷第六十六下 班固 漢書九十六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

補曰未稱昆彌時稱烏孫王匈奴傳以翁主妻烏孫王

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

今之胡人青眼赤頰狀類獬豸者本其種也

補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烏孫舊治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

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蔥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

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郅支擊烏孫深入至

赤谷

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補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里烏孫在溫宿北故里數略同戶十二萬

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

補曰西域最大國

相大祿

補曰傳有左右中子大祿左右

大將二人

補曰宋祁云楊木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為左大將馮夫人為右大將妻則楊本非也

候三人大將都尉

各一人

補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都尉宋祁引楊本大將作大夫似誤

大監二人大吏一人舍中

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

補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

十二里但言東西至康居舊內地五千里補曰陳湯傳鄧支借康居兵擊知非在西北

居者且千里是蕃內地莽不多雨寒山多松楠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在康居境內四千餘里地莽平而坦平也一日莽莽平

野之貌楠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補曰烏孫之境西自捐毒之北東迄焉耆之北旁白山之陽亘三千五百餘里故曰地莽平倚山故多雨雪而

寒楠有二訓一曰松心一曰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楠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楠木之下馬融廣成頌履修楠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

云楠松心木段氏以為有奪誤順君所據蓋同今本說文左不田作種樹傳音義楠即蕩反又莫昆武元二反馬融傳注音莫寒反

師古曰樹殖也補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日近山故不田作

剛惡食很無信多寇盜最為強國故服匈奴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補曰史記言單于令

昆莫長守後盛大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於西域補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戰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

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肉歸林課按人畜計是何奴朝會事東與匈奴補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西北與康居

傳又言北西與大宛補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國相接補曰謂附康居

宿龜茲焉書懷祖先生曰相字後人所加此傳凡言某國與某國接者本
接上皆無相字此亦當然漢紀通典並作南與城郭諸國接無相字

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補曰南越者

度在西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補曰張騫傳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

南也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弗離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傳父布就

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眾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

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補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王其夫

破大月氏為之作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補曰皆其民始

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補曰敦煌之置在元今烏孫雖強

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補曰史記作招以益妻以公主與為昆弟補曰

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闐氏約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補曰班君

為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於烏孫也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言

言語在西域傳所武帝即位補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補曰騫傳言

謂符其行事也原父曰衍位字拜為中郎將

二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昆莫見竊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竊大慙謂

曰補曰據大宛傳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

拜其宅如故補曰其宅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

強能為將補曰大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

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

莫哀許之大祿怒補曰史記作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補曰

史記作謀攻岑陬及昆莫昆莫與岑陬萬餘騎補曰史記作昆莫老令別居昆莫亦自

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轄屬昆莫補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焉屬昆莫言昆莫但能轄屬之

竊既致賜諭指曰補曰頗君張騫傳注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

為夫人結為昆弟其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補曰同頓死于孝文六年間昆莫生于冒頓

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補曰大宛傳作送焉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焉按焉使烏孫歸在元鼎

二年明因獻馬數十匹報謝補曰顏君張騫傳注云與焉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其使見漢人衆富

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補曰是時匈奴

子烏孫立補曰是時匈奴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補曰是時匈奴

烏孫補曰是時匈奴日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南山下烏孫於是恐補曰漢通大

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補曰漢通大烏孫使使獻馬補曰張騫傳得烏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補曰事在天子

後補曰事在問羣臣議許補曰因議曰必先內聘補曰內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

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補曰王建女於武

入聘財補曰王建女於武除於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畫賜乘輿服御物補曰劉昭

細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補曰劉昭主油畫駟車服紫綬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

邪首爲帶鑄師以白珠今遠嫁特寵異之補曰按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又引漢官曰主簿

一人漢一人私府長一人家丞一人直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御

數百人者皆特補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嫁烏

孫昆莫以為有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補曰按匈奴

為左夫人者王是匈奴何左昆補曰烏孫雖逐水

莫先匈奴女者仍畏匈奴也公主至其國自治官室居

建宮室玉臺新詠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

引作自治室宮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今天一方

作吾家之嫁遺詠異國今烏孫王穹廬為室今旃為牆

其形穹隆故曰穹廬按周禮共其毳毛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為氈席為氈之假借字玉臺新詠作氈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匈奴傳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字後人以此

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

肉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於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

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按玉臺新詠亦無以字

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大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玉臺新詠作願為飛黃鵠兮天子聞而憐之

間放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補

穀納采十二色重緣袍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廝何公主補曰史記作昆莫曰我老

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補曰言此者

岑廝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廝代立岑廝者官號也補曰官號不見前名軍

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

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補曰

注為其王號汪校無其字按烏孫人名多有靡字是其語音如此昆彌亦

仍其語音未必取意昆莫驕靡也錢氏大昕曰昆彌即昆莫彌莫聲相轉

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

岑廝向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師古曰公主死重四五年而死漢復以

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補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殺妻岑廝太初中岑

廝胡婦子泥靡向小岑廝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補曰季父大

大曰泥靡大以國歸之補曰約待泥靡年長立為昆彌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向楚主解

憂生三男兩女

補曰上言岑昺胡婦子是解憂配岑昺時無子女

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

車王

補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子互異為王在地節中傳終言之

次日大樂為左大將

補曰下又作左大將樂

長女弟史為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光皆女名補曰烏孫

有布荑翎侯兒張騫傳此若

昭帝時公主上書言何奴發騎田車師

補曰何奴

使四千騎田之見下傳

車師與何奴為一

補曰言二國并力

其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

士馬議欲擊何奴會昭帝崩

補曰何奴傳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初即位公

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補曰常惠傳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

言何奴復連發

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

補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厚侯冠支將家屬闖入惡師居即此地按何奴傳

以此事屬於昭帝公

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師古曰趣讀曰促補曰常惠傳

主上書時與此異
作使使有求公主何奴傳范明友乘烏桓敵擊之何

奴絲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欲隔絕漢昆彌願發

國半精兵

補曰劉向傳安民上書入國戶半

自給人馬五萬騎

補曰烏孫勝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半故宣帝

紀但言盡力擊匈奴惟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

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補曰匈奴傳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

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

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

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大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

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年秋調兵三年春乃出兵

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補曰據惠傳公主昆彌遣使因惠言是惠

惠以校尉光祿大夫持節顏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

若昭帝紀注云持節而為使

谷蠡王庭補曰匈奴傳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後書班超傳

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

矣谷蠡直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歷反顏君谷從服音

蠡音落奚反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庭謂

單于所居也言庭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各蠡為最大故亦言庭

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補曰常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女號若言公

名王犁汗補曰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又有左犁汗王

咸南犁汗王蓋次於賢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按在匈奴西以

右為都尉補曰都尉在千長千長騎將以下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正相都尉補曰都尉當四萬級匈奴傳作三萬九千九百餘級補曰匈奴傳諸二十四長亦

戶且渠之屬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羶橐鳥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出頭補曰常惠傳作得馬牛驢羶橐鳥孫皆自取所虜獲還補曰常惠傳

肉獲惠從吏卒十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補曰功臣表長羅侯

傳因敘用兵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補曰時公主亦應有賜

使奉宣帝時所元康二年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賜公主博具補曰通鑑考異以蕭望之於神爵元年為大鴻

今按本始四年距神爵二年凡十一年鳥孫有大功不應十一年乃往賜

之不足據一也常惠傳惠因便道擊龜茲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

便宜從事霍光薨於地節二年若至神爵光死已八年不足據二也且傳

叙龜茲事云常惠新姑翼時鳥孫公主正遣女至京比自京還龜茲又得

傳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至鳥孫不應鳥孫

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前望之傳推之傳云遷

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

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帝廟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云

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

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

諸傳考之盟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異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賜威武車師考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不誤是元康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向漢公主

結婚重親謂結畔絕匈奴願聘馬羴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

望之補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信其美言萬里

結婚非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補曰元康二年去本始三年僅六年故曰新又重絕交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補曰取昆彌及太子補曰

即元左右大將補曰正校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補曰

取富上通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補曰弟子謂弟之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為姑

也宋祁校云越太弟下無子字按楚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補曰用細舍上

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

林中學烏孫言師古曰舍止也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

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補曰平樂觀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觀東方朔傳董氏常

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補曰汲古閣使長羅侯補曰汲古閣光祿大夫惠為副補曰

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補曰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補曰出

之傳神爵二年遣長羅侯補曰門陽關也趙充國傳白敦煌王遠補曰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

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補曰本約補曰從岑凱之約蕭望之傳補曰立岑凱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補曰

不與主和補曰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號曰狂補曰蕭望之傳補曰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

以負約補曰因立元貴靡補曰結補曰蕭望之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師古

讀日補曰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

境補曰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補曰通鑑注蘇古儒字通蓋公補曰其原起此天子

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補曰楚主時補曰生一男鳴靡不與主和

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補曰通鑑注候衛侯

也為和意之副侍子

前所送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擊

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補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痙師古曰痙音

娶胡婦子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迺

解去補曰通鑑繫此事於甘露元年非也蓋在五鳳中漢道中郎將張遵補曰蓋期持醫藥治狂

王賜金二十斤采繒補曰百匹此繒字下似有奪文因收和意昌係項補曰

注係項郎今領索也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補曰和意昌蓋繫在烏壘故從尉犂

之南也車騎將軍長史張翁補曰百官公卿表前後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

狂王狀補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長史秩千石蓋張翁為遵之

主不服叩頭謝張翁師古曰梓持其頭音材兀反補曰說文

下晉灼曰胡頭也蓋持頭持頸皆曰梓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補曰

謂知醫者及厥養狂王從十餘騎送之補曰但言送都是翁都還坐知狂王當誅

見便不發下蠶室

補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以不死委罪和意耳張翁李都之獲罪皆不知朝廷之意

初肥

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

補曰即今冰嶺

以東至博羅圖山所謂天山以在烏孫北故曰北山此又烏孫在山南之證

揚言母家匈奴兵來

補曰北山之陰為今伊犁

烏魯木齊境皆匈奴也

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

賢補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為破羌將軍征烏孫是討烏就屠事

在甘露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而孟康曰大井六

通渠也下泉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補曰宋祁云面當作西通渠注

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內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渠經縣西下

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津兩淖爾西補曰通渠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渠轉穀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以討之

於黨河隰行水運詳見余西域水道記中官汪校作舍初楚主侍者馮嫫

師古曰青了嫫者慧也故以為名補曰詩陳風倂人僚今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嫫說文嫫女字也僚好貌方言針嫫好也蓋僚嫫通婦人以爲美稱顏君訓能史書補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猶言吏書按段氏曰漢人

慧未知所出能史書補錄書為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

馮燎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
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藝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
國澤軍巧史書者以為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
者給繕佐府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
書為吏書習事補曰通鑑注內習漢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
意亦通也

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

護鄭吉補曰段會宗傳為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
今鄭吉自神爵二年為都護至甘露元年已八年不更者或吉時

未定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
此制

小號補曰願得小宣帝徵夫人自問狀補曰此必郭遣謁者竺次補曰謁

祿期門甘延壽為副補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比郎而為之副其送馮

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補曰通鑑詔烏就屠詣

長羅侯赤谷城補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

就屠為小昆彌補曰以長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補曰以上廿後

烏就屬不盡歸諸翎侯民衆

補曰烏就屬前漢復道長羅侯惠將三枚

補曰烏就屬前漢復道長羅侯惠將三枚

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爲六枚顏若謂一校則別爲一部軍

屯赤谷因爲分

故稱校按辛慶忌傳時爲右校丞是分中左右三校歟

別其人民地界
補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陷陣卻敵蓋分其人民有不從者故與之戰

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

補曰是時戶不足十二萬也以上當爲二年事然衆心皆附

小昆彌元貴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塋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

補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實祖先生曰孫男文三人者公

主之孫男孫女共三人也御覽引此無烏字

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

補曰按宣帝紀公主歸于三年冬

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

補曰宋祁校舊本主作第

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

補曰蓋黃龍元年

三孫因留守墳墓云

補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于京都者亦隨時見會

位在博士

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

師古曰言其尙幼少焉夫人上書願使烏

孫補曰湯夫人或

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焉

補曰俗本送下都護韓

宣補曰韓宣代鄭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補曰通鑑注漢列侯

金印紫綬今特賜之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

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補曰段會宗傳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按竟寧元年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蓋延壽更還會宗代之招還亡畔安定之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

還之故安定也補曰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眾附小昆彌故亡畔師古曰拊讀與撫同補曰說文拊搯也段氏云古作拊搯今作撫循是拊撫古今字按事在成帝建始初為弟日貳所殺漢遣

使者立拊離子安曰為小昆彌補曰按段會宗傳日貳亡阻康居補曰陳湯傳西

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

王商大將軍王鳳議數日不決上召湯見宣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

故事不過數日誦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問居四日軍書到言

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會宗以竟寧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

年王商時為右漢徒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己兩校兵此直徒欲候便將軍言丞相誤漢徒已校屯姑墨補曰屯姑墨為近烏孫欲候便

討焉補曰以上為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

畔亡而投之補曰段會宗以建始二年更盡廉褒當以三年代都護廉褒因得以刺殺廉褒見百官公卿表又傳常鄭甘陳段傳贊云廉

褒以恩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補曰以上為建後安口為降信稱

民所殺補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段會宗漢立其弟末振將代補曰

宗傳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

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會宗時大昆彌婁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

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民牧馬畜無使入收師古曰勿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補曰入牧疑當

收租馬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

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補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振漢欲以兵討

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補曰段會宗傳不載此持金幣與都護圖方

略補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四年

後孫建前則舜正在永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補曰

始時此云都護或印舜收

靡或大 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補曰為其有罪久之大昆彌伺侯難栖殺

末振將補曰段會宗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

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 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補曰宋祁校越

犁靡補曰段會宗傳作鳥犁靡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

年也補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

番邱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

邱即手劍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

孫即誅番邱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會宗以翎侯難栖殺末振

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補曰以賞功特置此官責大祿大吏大

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璽云補曰劉昭與服志注引東

二千石至四百 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補曰按匈奴傳哀

石皆銅印璽授 衆入匈奴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

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馭牛畜去卑援寔恐遣子趨逐為質匈奴

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效寔之寔晉灼曰本共謀音詩載寔其尼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提之提顏君以晉音是

殺大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補曰以番郎見誅也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補曰古多以藉

為兼并兩昆彌補曰息夫躬傳烏孫兩昆彌弱卑爰寔強盛居兩昆彌畏借兼并兩昆彌

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補曰段會宗傳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哀帝元壽二年大

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補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按匈奴傳是時

為烏珠留若鞮單于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口傾以白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

弱補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外孫是伊秩靡至始建國時猶存卑爰寔侵陵補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與

殺之補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中不應元始中尚在西域或再任也白鳥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爰

勞且無寧歲師古曰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

孫心西遣使者引小昆彌補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

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咸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烏者先畔殺都護但欽

姑墨國

補曰莽曰積善見袁宏紀後魏書作姑默唐西域記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

王治南城

補曰後

傳姑墨有石城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大都城周五十六里

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算當作去

長安八千四百五十八里去陽關三千九百五十八里

戶三千五百口二萬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

百人

補曰漢紀不言常為次大國

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

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里

補曰宋祁按云監本作千二十里晏本作二千二十里今以改定里數較

之當作千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

補曰自姑墨南行度額爾勾河經大沙磧至于闐沙行往往失路難以里

計北與烏孫接

補曰姑墨之北山皆烏孫地蓋今拜城北也

出銅鐵雌黃

補曰今滴水崖地有上下銅版

東通

龜茲六百七十里

補曰唐西域記跋祿迦國土宜氣序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蓋壤地相接故同

王莽時姑

墨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

補曰亦以壤地接故并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為名補曰地理

志張掖郡有居延縣安定縣有月氏道上郡有龜茲縣蓋亦類此

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

補曰據改定龜茲里數積

算當作去長安八千七百二十八里去陽關四千二百二十八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

人補曰漢紀以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

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補曰據改定里數當西至尉頭三百里補曰後

頭在溫宿北補曰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補曰水經注水道姑墨西北歷

姑墨西北正溫宿之北補曰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補曰漸近東通

姑墨二百七十里補曰後魏書溫宿在姑默西北今

龜茲國補曰唐書龜茲一日邱茲一日屈茲唐西域王治延城補曰後書

引作居延城唐書王居伊邏廬城唐西域記屈支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

後書功超及柔遠傳龜茲又有它乾城按唐書自焉耆西南經二大河至

龜茲二大河者今海都河及何時龜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補曰據改

作去長安七千七百八十八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八萬一千三百一十

去陽關三千二百八十八里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補曰漢紀以大都尉丞輔國侯安國侯擊胡

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左將軍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左

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補曰龜茲四達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補曰益亦分南與精絕補曰亦隔東南與且末補曰後書班超傳注引作東與

且末是西南與杆彌師古曰杆音烏補曰杆彌云東北與龜茲接北與烏孫補曰按後魏書龜茲都城在白山南

一百七十里故並白西與姑墨接補曰唐西域記龜茲西行六百餘里經山陽烏孫得居之小積至跋祿迦國水經注龜茲西去姑

墨六百能鑄冶補曰梁書劉之遴傳外國操灌一口有銘有鉛補曰唐西七十里補曰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是能鑄冶之證

黃金銅補曰三益五字之說見下焉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補曰三益五字之說見下焉

烏壘補曰水經注云治烏壘城今傳文奪之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補曰亦城都

尉補曰蓋掌一城之譯長各一人與都護同治補曰雖言同治應別有垣城兵烏壘渠犂同置

城中別為鎮城之領據後傳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補曰水經注於渠犂下云西北去烏

都護在埒婁城或別城名歟

見漢書本此作東南也

渠犂補曰武帝紀天漢二年渠犂城都尉一人

補曰水經注言龜茲東川

水與西川枝水合流逕龜

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屯校所守也鄆氏之意以水間故城為渠

犂田官之城是田官不與渠犂同城之證第渠犂在龜茲東南不應田官

在龜茲之南按後書云班超定西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

人補曰鄭吉傳發渠犂東北與尉犂補曰敦薨水自今博斯騰淖爾溢東

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按補曰且末之通精絕二千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

十里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蓋鄆氏之意以河即敦薨水今證以日

驗知其不然敦薨水即今海都河水經注亦明言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

其水不得至龜茲一也渠犂在烏壘東南敦薨水去之尚遠不得逕其國

西二也龜茲東川正由渠犂東南入大河敦薨水果出渠犂西則隔于東

川無由達河三也蓋敦薨所經者尉犂之西水經注所謂敦薨之水自西

海逕尉犂國者也渠與尉犂相亂耳此云西有河謂龜茲東川今之烏恰爾

薩伊河水經注云東川水逕烏壘南又東南非大河所謂烏壘南即渠犂

之西今烏恰爾薩依河已不與大河通而故道尚存由渠犂之西游河可

達龜茲東界知水經注所引史記即此傳文者焉商等撰漢書在哀平間

猶名史記至明帝時猶稱班固私作史記故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

鄯氏又於焉耆下引史記皆此西域傳文

田渠犂補曰漢通西域在太初三年鄭吉傳自張騫通是時軍旅連出師

行三十二年補曰自元光二年賣馬邑訪單于絕和親為用兵之始海內

虛耗補曰張湯傳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

利以軍降匈奴補曰武帝紀征和二年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征和二年即單于

六年匈奴傳又云其年貳師降是以貳師降為二年事上既悔遠征伐而

而武帝紀功臣表李廣利傳皆作三年是匈奴傳誤

搜粟都尉桑羊補曰搜粟百官公卿表又作搜粟桑羊與丞相御史

補曰通鑑繫此事征和四年其時丞奏言故輪臺以東補曰輪臺國為貳

相為田千秋即史大夫為商邱成茲言故輪臺以東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

邱云舊本以東有以字元祐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

考異及越本無以字當除之捷枝渠犂皆故國補曰水經注東川水逕龜

積梨當即捷枝是渠犂在今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南捷枝在庫車城東北通考作接枝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

補曰皆引河水溉之後魏書云輪臺南三處溫和田美補曰今同可益通

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式水即黃河也

三

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雖刀貴黃金綵繒可以易穀食宜

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綵繒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

黃金綵繒可以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注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黃金荷悅漢紀作黃鐵吳氏仁傑曰舜典金作礦刑孔傳曰金黃金也呂刑其罰百級孔傳曰級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金銀銅鐵總名為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宋綢漢紀作錦繒顧氏炎武曰不可乏當作可不至漢祖先生曰此承上文而言既有美田可以種穀又以錐刀黃金綵繒易穀于他國則食宜給足不乏也不乏二字之間不當有可字此涉上文可以易穀而衍顧氏謂常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前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作可不乏非也

補曰欲分田卒故增置

一校尉漢紀作二人

各舉圖地形

補曰李陵出居延北至浚稽山舉圖所過山川地形按地形見淮南子

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

師古曰益多也補曰府元龜引張掖酒泉益多也

遣騎假司馬為斥候

補曰軍法部有軍司馬曲有軍候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為之副貳通鑑注曰斥拒也候望也言開拓道路

候望

屬校尉

補曰斥候土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

師古曰騎置即今之驛馬也補曰顏君文帝紀

注曰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按置傳驛者謂分置傳與置驛凡田一出使用車者曰乘傳用馬者曰騎驛吏曰逐此時置驛說文言置驛

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女屬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補

曰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何奴傳何奴悉遺其累重按對屈楚傳重馬傷耗顏君注曰重謂懷孕者也是人畜皆得稱重魏晉間又或稱爲累

如樂資不得奉擲尊累是也就畜積爲本業師古曰畜積曰蓄補曰卽一募民敢徙如今新疆之客戶

業產監壘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補曰水經注敦薨水又西南流逕連城也引注裂以爲田鄺氏以爲卽此連城也

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補曰通鑑注時烏孫王尙公主故欽屯田列亭連城以輔之臣謹遣徵事臣昌

分部行邊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補曰昭帝紀有丞相徵事任官文穎注曰徵事丞相官屬位差尊據屬也張晏曰漢儀注徵

事比六百石皆故吏二千石不以威罪免者爲徵事終衣奉勅賀正月衛霍傳有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

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按徵事以二千嚴勅太守都尉補曰前漢石不以威罪免者爲之則臣昌或卽郭昌歟

太守有明燹火補曰漢舊儀邊郡太守各選士馬謹斥候蓄燹草補曰費都尉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

爰疏引鄭氏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

日爰乾芻也補曰蓋以貳師降恐臣昧死

漢書西域傳補注

卷下

請補曰獨斷云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去昧死曰稽首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

補曰遙遙見羣臣上萬言曰朕即生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補曰高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治庫兵車馬又惠帝紀應劭注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口增三十是

百五十為一算其時有司有此奏而未行故翫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是重困老弱孤獨也師古曰重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

姓猶不加賦音重用反西於車師千餘里補曰以今道里計之輪臺在車前開陵侯擊車師時

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補曰功臣表開陵侯成燒危須尉犂樓蘭以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後漢書事在征和四年

六國子弟在京師者補曰六國皆近車師者三國外或且末山國焉耆焉室不遺是別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馬牛羊等也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

各有子弟也補曰六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

師古曰食讀曰臥補曰車師降後便罷遣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

諸國兵而諸國兵已置乏不能供健漢軍

足以竟師

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塗尚苦乏食不足不能終師旅之事也補曰謂漢破車師時軍食尚多而士所載

以歸者不足

自給言道遠彊者盡食畜產贏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

補曰明年始置敦煌郡故第言酒泉吏卒起張掖不甚遠

至酒泉接應二郡

然尙斷留甚衆

師古曰斷留言其前後離斷不相逮及接續故言不甚遠也厥音斯補曰斷留即宿留斷宿雙聲

字彘者朕之不明以罪候宏上書言匈奴轉馬前後足置城下

補曰城下蓋長城也

言秦人我句若馬

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句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補曰通鑑注云據漢時匈奴謂中國人爲秦人

至唐及國朝則謂中國爲漢如漢人漢兒之類皆習故而言馳言者馳馬東言也松按匈奴傳衛律謀塞城藏穀與秦人守之亦以漢降匈奴者謂

之秦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補曰通鑑注久留不還謂蘇武等也故與師遣貳師將軍

遣之補曰正校典下無師字故注以興軍釋之

欲以爲使者威重也

補曰卽留匈奴之使故使匈奴畏而歸之古者鄉

大夫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謀

參以蓍龜不吉不行

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專決鈞維問蓍龜也補曰洪範

所書遁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

師古曰視讀曰

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補曰御史謂御史大夫二千石者太子太傅少

傅將作大匠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

大夫郎者郎中令屬官大夫謂太中大夫中大夫大夫光祿大夫郎議郎中郎

侍郎郎中文學郎大夫郎之堪備顧問者武帝紀曰者淮南衡山修文學

通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補曰郡屬國都尉謂郡守及郡與屬國

別是一人皆以虜自縛其馬不詳甚哉補曰馬見縛或以為欲以見虜師古曰

補曰亦國者籍馬秣之意宋祁曰別本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

欲字下有式字劉蹟考異無式字故除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

視亦讀曰示補曰此申明見易之補曰謂以易卜之張卦得大過爻在九

五孟康曰其經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

過乾老坤生坤為鬼方震匈奴困敗補曰此占者之詞凡對縛馬書者有

為驚走故曰匈奴困敗匈奴困敗此三說以下又雜考之里氣占筮也

懷祖先生曰匈奴上脫曰字曰者宋人之言也大過九五象傳公車方士

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故宋皆曰匈奴必困敗矣補曰通鑑注公車方士方士之待

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詔公車者太史屬太常治星習為

天文之家望氣如周官之厭殺者皆屬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

太史太卜屬太常有令丞治直之綱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今便利

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蒲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蒲山名也蒲古金字補曰按說文以

之或字卦請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師最吉也補曰

言卜諸將孰吉則貳師最吉也下文云卜漢軍一將不故朕親發貳師下

吉即其證今作卦者涉上下文卦字而誤漢紀正作卜故朕親發貳師下

蒲山補曰按匈奴傳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則蒲山者五原塞外

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補曰惠氏

大過木兆卦也外克內應克世之兆所以敗也惠氏又云大過震游魂故

云木兆卦五動又成震初六辛丑土乃震之財故云外克內然大過九四

丁亥水也而受制於辛丑之土九四立世初六為應故云應克重合侯得

世當時諸臣以漢為內卦匈奴為外卦故皆云吉而實反謬也重合侯得

虜侯者補曰是時重合侯莽通將言聞漢軍常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

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羊牛補曰匈奴傳

蓋匈奴有此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繡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

一將不吉補曰漢將尚有商邱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師古曰能

量錯傳風雨罷勢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失一狼走千羊補曰此亦述匈奴之言謂因失一

喻士適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略并自離散也補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阻之處開通

君注曰隧謂深開小道而避敵鈔寇也依說文當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補曰詩大雅傳云優渥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補

百官公卿表征和四年大鴻臚戴仁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

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向恥不為况今大漢且匈奴得漢

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私賣文書也補曰通

搜索者恐其挾兵刃今邊塞未正開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辛苦

而燧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師古曰言邊塞有開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

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見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補曰頌君

武帝紀注云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此上集蓋即上

計漢之上計使唐謂朝集使也得者登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師

地言上集之簿亦不登載得登雙聲字日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何

奴人言之乃知此事補曰生口虜虜之生得者不得分爲二也當今務在

禁苛暴補曰禁長止擅賦補曰通鑑注漢有**力本農**補曰勸修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亨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

乏至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困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月

反補曰亨養牝馬又見昭帝紀應劭注顏君所說以補缺以乏武備而已

免徭賦即復不事之意而以孟說爲非未得其解以補缺以乏武備而已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奇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

也邊馬有額馬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

死略盡故補之富義民也補曰據外戚恩澤侯表車千秋以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通鑑

故取其嘉名也按車千秋傳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初貳

殿中因號曰車丞相是稱車千秋者在昭帝時表傳皆據其終言之初貳

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補曰貳師後行攻輪臺還過龜茲在杆

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

得受杆彌質

補曰匈奴背漢受樓蘭質子龜茲疑於背漢

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宏

羊前議

補曰武帝時欲田未果故皆議行之

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

補曰即三將軍田輪校尉之一

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

補曰渠犂在東輪臺在西皆傍塔里木河北岸

龜茲貴人姑異謂其

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

補曰輪臺為今王古爾地在庫車城東三百二十里庫車城

南即龜茲故國

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

補曰如陰漢未能征未赴之為

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

補曰事在元年前節

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以便宜增發兵也補曰

常惠傳惠奏請遣茲國營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

合五萬人攻龜茲

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河攻龜茲言五萬者舉成數

以前殺校尉賴丹人賞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為

貴人姑異所誤我無罪執姑異請惠惠斬之

補曰按常惠傳時烏孫公主惠令轉姑異來

遣女來至京師

補曰楚主女弟史

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

補曰漢制郎中令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

郎將號曰三署署中各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郎國舉
孝廉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
至烏孫而過龜茲是烏
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
孫在天山南龜茲北

龜茲王留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

補曰宗室謂宗女按劉昭禮儀志載正月上陵禮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
主諸王大夫會陵又大喪禮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是
宗女有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

會之事
主女為昆弟不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
補曰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

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王
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庭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王

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
補曰用公主之儀當賜以車騎旗鼓歌

吹數十人
補曰劉昭百官志大將軍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此蓋寵之如

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綺繡雜絹琦珍凡數千萬
師古曰琦音奇補曰玉

於長安乘輿以為武樂
琦繡雜絹琦珍凡數千萬
補引煇蒼云琦璋也後

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
日片玉可以琦數千萬者言其直

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官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補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官司馬內百官

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鼓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撞鍾鼓補曰劉

志諸行出入皆鳴鍾伐鼓作樂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

東京賦云撞洪鐘伐鼙鼓補曰說文驢父馬母者也崔豹曰驢為

龜茲王所謂驢也補曰馬為牝即生驢馬為牡驢為牝生驢驢絳賓死其子

承德自謂漢外孫補曰弟史號稱公主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

親密東通尉犂六百五十里補曰渠犂在烏壘東南烏壘東至尉犂止三

誤或中隔敦薨溢出之水而哈勒噶山中道險故迂曲歟

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補曰據傳鄭吉從尉犂至

長安當作六千九百三十八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補曰

去陽關當二千四百三十八里以為次尉犂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

都護治所三百里補曰後魏書龜茲在尉犂西北南與都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

補曰危須城當在今博斯騰淖爾東南

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

補曰去

都護里數計之當作去長安六千七百三十里去陽關二千二百三十八里

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

補曰漢紀以爲次大國

擊胡侯擊胡都尉

補曰匈奴常在焉耆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蓋三國鼎峙故皆置擊胡官

左右

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

耆百里

補曰水經注云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是焉耆在西危須在東傳不言西蒙上爲文水經注引此傳文作西至焉耆

焉耆國

補曰西域記作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

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補曰錢氏大听以爲員渠

卽焉耆之轉猶之尉犂國王治尉犂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也後書作南河城後漢紀作河南城水經注敦薨水西源東流分爲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於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爲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按敦薨水今日海都河海都河惟一水注博斯騰淖爾漢時入淖爾之處分爲二又有

一水自西北來入于敦薨水其會合之地亦分爲二員渠城正當其分處

故後書注云傳言焉耆有葦橋之險不云今漢軍入國起更從他道焉

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當大澤中可知城四面皆水葦橋大澤均海都河所流也今既無敦薨分出同入淖爾之水又無西北來一水海都河南四十里有舊城雉堞猶存周圍九里俗曰四十里城疑爲員渠遺址後魏書

云員渠城在白山南七十里隋書云漢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補曰以去都

時舊國也西域記云都城周六七里漢去長安七千三百里

當作去長安六千八百三十八里去陽關二千三百三十八里後魏書焉

者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按故瓜州在今安西州城西南八十里後魏書焉

又在瓜州西南戶四千口三萬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補曰漢紀以爲次

故瓜州較近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國相腹久左右將

千餘人擊胡侯郤胡侯輔國侯補曰後書班超傳有國相腹久左右將

孟左候蓋馬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

子左右將者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補曰

書焉者國在車師南按功臣表有匈奴歸義樓剽王伊郎軒又有匈奴歸

義王次公此稱歸義車師君蓋車師人之降漢者封爲歸義君而處於焉

者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補曰蓋亦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

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

里補曰西域記云從焉耆西南行二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大河西得平

教臺水至焉耆至龜茲共九百餘里焉耆至烏壘四百南至尉犁百里

里則焉耆至龜茲常五百五十也故據此以訂正之南至尉犁百里

後魏書班超傳超自尉犁焉耆兵到尉犁界焉耆王廣與其大人迎超於

尉犁龜茲東北行先至尉犁後至焉耆是尉犁在南又按尉犁去烏壘三

百里危須縣尉犁以至烏壘五百里是危須去尉犁二北與烏孫接補曰

之東境 近海水多魚補曰水經注引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史記者即此傳文海者敦堯水所滙也水經注云東南流注于

敦堯之穀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流為海今日博斯騰淖爾後書云有海水由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魏書云員渠城南去海十里班超

傳國相張久等懼誅亡入海是也

烏貪皆離國補曰以下諸國為車師及匈奴故地皆旁天山山路迂曲里數難知傳文不盡合也王治于婁谷補曰以改

定車師後國去長安里數計之烏貪皆離在後國西千六百六十里按車

師已分為前後及山北六國不應其後國幅員尚千餘里計車師分國卑

陸且彌相距不過百里烏貪皆離以四十戶小國約在車師西三四去長

百里耳正當博克達山中故王治谷中也據後書國後為車師所滅補

安萬三百三十里補曰此里數有誤戶四十一口二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補

漢紀以為小國傳言降眾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與且彌

千七百人或都護散處之師古曰且音子餘反補曰且彌在天山東烏貪皆離南與之接其去車師

不過千里若去長安萬里則烏貪皆離去單桓千四百餘里不得言接且

已過天山西亦西與烏孫接補曰後書言車師前部西通焉耆後部西通

不能南接且彌鳥孫是今迪化州界有烏孫地故烏貪皆離

西與之接

單陸國

補曰三國志注引魏略單作單字形之誤

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補曰武帝紀注晉灼曰天山近

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顏君曰即祁連山後書實固傳注以爲折羅漫

山在西州交河縣東北又於班超傳注云天山去蒲類海百里唐書地理

志交河郡下既言交河縣北天山又言自西州百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

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按晉氏顏氏不言所在若班超傳注則在今巴

里坤寶固傳注及唐志交河縣北之說則在今吐魯番唐志西南入谷之

說則在今哈喇沙爾城北蒙古語謂天爲騰格里今西域所稱汗騰格里

山即天山則在庫車城北考匈奴傳重合侯兵道車師北至天山是天山

不在車師北之證章懷實固傳注及唐志交河郡下之說非也後書蒲類

國在柳中西北其非在蒲類海可知近世相承指巴爾庫勒淖爾南之山

爲天山蓋誤於章懷余往來西域登陟此山雖云險峻而高祇十五里不

足當天山之目是班超傳注亦未爲足據尋校傳文蓋漢時以今哈喇沙

爾城北之博羅圖山爲天山蜿蜒而北至博克達山以東故匈奴傳云票

騎將軍出疏勒百餘里爲天山焉者即哈喇沙爾特標焉者山明其爲大山御

覽引西河舊事匈奴歌曰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自使

我婦女無顏色焉支即焉耆別言祁連與焉支者互文見義耳水經注云

焉耆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大或爲天字之訛若以汗騰格里山當之地

既遠於車師且此傳言蒲類國在天山西西南至都護可證天山實在焉

耆東倘在車師北是當烏壘西矣唐書有西州西南至天山博羅圖山正

在古交河城西南三百餘里乾當國劉奉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補曰

世以國爲谷之誤蓋與今阿拉葵山谷近

國計之單陸前後國去長安約八千三百四十里乃得南接車師戶二百七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

百一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補曰與車師前國接故去都護道里與前國差等

單陸後國補曰分為後國猶烏孫之有大王治番渠類谷師古曰去長安

八千七百一十里補曰去長安數不足據而就傳言之是在單陸西二十里戶四百六十二口千一百

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補曰更小于單陸國戶四百餘誤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將

二人補曰都尉譯長皆少人將則同單陸也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補曰單陸不言是後國在北後書言單陸接匈奴其時已

并後國西與却國南與車師接補曰蓋車師前國

郁立師國補曰後書作郁立國王治內咄谷師古曰咄音丁忽反補去長安八千八

百三十里補曰國在單陸後國之東入百疑作一二百戶百九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

三十一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補曰

以此傳言是後城長在車師後國西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

單桓國補曰霍去病傳得單于單桓首涂王張晏注王治單桓城補曰不

故言日單桓首涂皆胡王也蓋漢因其號以建國王治單桓城補曰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補曰據改定車師後國里戶三十七口百

九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聚落之小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後書云後為車師所滅

蒲類國補曰後書云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

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

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舊為國蓋

立國之始也王治

天山西疏榆谷補曰塞土宜榆故古者樹榆為塞朔方有長榆塞謂之榆

者往往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補曰後書言蒲類東南去長安史所居千

有之七十里則蒲類去長安當作九千四百六十里焉去戶三百二十五口

中九百十五里疏榆谷約在焉者北三百七十餘里戶三百二十五口

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輔國侯左右將左

後書作戶八百餘

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補曰焉耆去烏壘四百里此在焉耆西里

數懸絕廷有誤字後書云廣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駝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

蒲類後國

補曰傳有小蒲類國或即後國歟後書移支國居其地

王補曰前國尚知田作故有

去長

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補曰當亦九千餘里大抵在前國西

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

人補曰小於前國後書云移支國戶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輔國侯其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

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補曰蒲類且彌傍天山左右當在今大小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裕勒都斯地土爾扈特和碩特所游牧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天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補曰天大谷本作于大今從宋本

去長安八千

六百七十里

補曰西且彌距東且彌百里當去長安九千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

勝兵七百三十八人

補曰大於東且彌

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

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補曰至數有誤約八百里也後書不言疑為東且彌所并

東且彌國王

補曰後書班勇傳勇斬後部王車執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

千二百五十里補曰按後書東且彌去都中入百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

四十八補曰四十八通勝兵五百七十二人補曰漢紀以為小國按後書

二千餘人蓋并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

十七里補曰里數有誤約九百里也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補曰去陽關戶九十

九口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補曰漢紀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

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補曰在卑陸之西則去

狐胡國補曰懷祖先主曰狐胡當依王治車師柳谷補曰唐書地理志自

十里經柳谷渡金沙嶺是狐胡在前都北後都南懷祖先生曰狐胡與車

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

無師字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補曰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九十里入谷六十五

戶五十五口二百六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補曰漢紀輔國侯左右都尉各

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至焉耆七百

七十里補曰不言西者蒙上為文據此傳知狐胡去交河城六十里唐書言百三十者謂至金沙嶺柳谷適當道里之中

山國王師古曰常在山下居不為城治也補曰已見上注當作墨山國王治墨山城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補曰以去尉犁計之當作去戶四百五十口五千勝兵千人補曰漢紀輔以爲小國輔

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補曰去都護

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補曰墨山在尉犁東則去危須近而焉耆遠里

數有東南與鄯善且末接補曰墨山國在博斯騰湖兩南岸東山出鐵民

山居補曰博斯騰湖兩南岸皆山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補曰水經注言龍城地廣千里皆爲鹽而剛堅是其地不

可耕故寄田歟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補曰唐書地理志交河縣有交河水源出

縣北天山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有故城周七里即古交河城城北三里許有山谷一谷出四泉流過城東一谷出五泉流過城西至

城南三十餘里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

城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戶七百口六千五十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

補曰漢紀以為小國後書云領戶補曰交河城去柳中八十里柳中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

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師古曰鄉讀曰嚮補曰車師叛譯長二人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補曰據下至焉耆里數焉耆去烏壘四百

至焉耆八百三十五里補曰亦蒙上西南為文以今驛程計之則一千里

焉耆國東去高昌九百里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車師後國王補曰汪校作後王國治務塗谷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即今濟木薩地唐之北庭都護府也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今城在唐城之南漢城又在今城之南也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且固城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補曰後書云自高昌壁北通

乃五十里以此減之則去長
安當作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

八百九十人

補曰蓋小于前國後書云領戶四
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
弊胡侯補曰傳有輔國侯

輔國侯後書後

左右將

補曰傳有右將股鞬左將川泥支後書

左右都尉

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補曰

程一千六百五十餘里若漢時由前部以至後

車師都尉國

補曰此蓋漢置

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

補曰按傳車師後王舉國降匈奴匈奴與共寇殺後城長

耳
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

者介和王為開陵侯

補曰功臣表言開陵侯不得封年後傳文似以天漢

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

補曰元封三年漢已破姑師其時西域未通

匈奴

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補曰按匈奴傳漢使貳師將軍

師幾不得脫漢兵物故什六七繼以李陵敗降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

廣利傳是漢兵不利也此漢爭車師者一漢未得車師征和四年補曰當從武帝紀及功臣表李

作三年廣利傳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補曰是時貳師出五原商邱城

泉通車師也匈奴傳作奔通道過車師北補曰今巴里坤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

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

臣屬漢補曰匈奴傳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

民衆而還此漢爭車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五將

將兵擊匈奴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

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也補曰顏君此注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

通於漢補曰此漢爭車師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

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

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焉耆補曰此本始三年至地節二年漢地節元年事凡三年

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

師古曰憲音許吏反補曰鄭吉傳吉將免刑罪以從軍數出西域為郎憲喜古今字

人

補曰通鑑注罪人免其刑使屯田

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

補曰據傳此為地節二年秋匈奴

奴傳以為事在三年誤

吉忌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

補曰下言

三校尉以五百人為校

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中

補曰隋書高昌北有赤石

山山北七十里石城是知非城名鄭吉傳擊破車師先營城或即其城歟

未得會軍食

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收秋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

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

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補曰按匈奴傳言左右賢王左右各蓋最大國然則裨小王為小國矣諸小王

亦稱諸侯匈奴傳言匈奴西邊諸侯是也匈奴有東蒲類王

斬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

補曰今吐魯番有勝金口地

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開車師

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逢之

補曰匈奴傳勅兵逢擊鳥孫顏君注以兵逆之

匈奴不敢前

吉意即留一候補曰所與卒二十人留守王補曰留守石城吉等引兵歸

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遁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

渠犂補曰就東事補曰吉蓋奏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補曰吉行至酒泉得詔書如此以吉傳推之吉還衛司

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補

此非本年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補曰別使吏卒之在渠

奴傳地師三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衆而去單于

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即此傳二年事也得降者言補曰自此以下據

此漢爭車師者田車師復降漢田車師始此通鑑為元康二年

事單于大至皆曰車師地肥美補曰前國為今吐魯近匈奴使漢得之多

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迺與校尉補曰此校

塞非屯田蓋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補曰通鑑作吉將渠犂田卒七

七淺人又臆增卒字耳若果七千人下文不得言田卒少也 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

師城中補曰蓋匈奴將大將即北城下謂吉日師古曰即就也單于必爭此地

不可田也聞城數日乃解補曰匈奴傳匈奴遣左右與健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後常

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補曰前因去烏壘千二百餘里渠犂在烏

壘南三間以河山師古曰間隔也音居莫反補曰河謂敦薨水龜茲東川山謂敦薨山沙山鐵關谷北近匈奴漢

兵在渠犂者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

田者補曰魏相傳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

上書諫言願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公卿者魏相等也詔遣長羅侯師古曰常惠也補曰惠凡

五使西域隨蘇武使一也本始二年使烏孫二也又持將張掖酒泉騎出

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補曰宋祁曰淳化本作引兵去

有兵吉迺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

遣使上書願留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

補曰匈奴傳匈奴怨

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西道即當右地者

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

在焉耆者立以為王

補曰據下傳蓋漢殺匈奴所立兜莫而立軍宿

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

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漠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

補曰此漢爭車

師者五漢得其民匈奴得其地

後漢使侍郎殷廣得賁烏孫

補曰賁其久留烏賁

求車師王烏孫貴

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賁者入漢朝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漢求車師王烏孫貴將反詣闕又賜第與妻子居非理也按鄭吉傳

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今漢復賁烏孫求車師王故賜車師王弟使與妻

子居耳文當云烏孫遺其賁人將詣闕錢氏大听云烏賁者車師王之名

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賁六字為

句將詣闕三字為句因上文烏孫相涉漢舒一系字類到不能枚正由為

之說非也松按將詣闕為吉傳言將

請京師此傳亦言捕樓蘭王將詣闕

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

也其後僞戊巳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

補曰通鑑注曰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附故復屯田

故地松按當并能還前王而

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

後國之建疑亦於此時也

門關往來差近

補曰道近而易行今小南路有小山五長各半里許頂上平而首尾截立或謂是五然也

戊巳校尉徐

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

補曰今哈密至吐魯番經十三間房風戈壁即龍堆北邊也新道避之又

省道里之半

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補曰匈奴傳作句姑

以道常為柱置

師古曰柱者支柱也

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

而填之者或不曉以柱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補曰汪校引劉原父曰當道為柱置者新道出車師後王國則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故心不便也柱置猶言儲侍松按釋言云攜柱也說文

作橋柱柱置即指柱置為携之假借字耳宋祁曰通典道下有通字

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

補曰在匈奴南故與南將軍接

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

補曰繫於

校尉

姑句數以牛羊賕吏

補曰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呂刑五過之疵惟來馬本傳惟求云有請賕也段氏云惟求

者今之求

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

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

利以用

告之矛端生火此兵氣也

補曰開元占經引地鏡曰刀劍無故自

利以用

兵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

補曰事不見傳前王謂樊莫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何

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補曰隋書西域傳高昌隔者漢車師前王庭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獎其中尤困者因

作焉其地有漢時高昌壁按元歐陽圭裔高昌侯氏家傳云高昌者今哈刺和緯也和緯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緯為和緯也哈刺

黑也其地有黑山也所言高昌最詳今名哈喇和卓漢文河城東二十里為今吐魯番廣安城廣安城又東六十里為哈喇和卓即後漢之柳中由

此北入山為後部又去胡來王唐堯補曰堯王國比大和赤水堯師古曰比

東山即匈奴境又去胡來王唐堯補曰堯王國比大和赤水堯師古曰比

厥反補曰後舊西羌傳羌爰劍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徵北參狼種在武都龍牛種在越嶲白馬種在廣漢又有

五十二種八十九種舊唐書太宗紀副總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實蘇萬均薛萬敵破吐谷渾於赤水源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

欽補曰按匈奴傳言時漢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守舊

平帝初則事在元始中不以時救助唐堯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守舊

取也敏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

上書言狀補曰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

王昌等使匈奴補曰匈奴傳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告單于西域

內屬不當得受補曰匈奴傳注曰既單于謝罪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既單于謝罪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
有降者不得收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
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
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
單于即頭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補曰二王匈奴使中郎王萌
補曰匈奴傳作中郎將此奪將字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補曰息夫躬傳願助戊巳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匈奴

傳服虔注惡都奴西域之谷名逢受匈奴傳作逆受

單于遣使送補曰匈奴傳作送到國

因請其罪免其罪也

使者以聞莽不聽

補曰匈奴傳作有詔不聽莽居攝亦稱詔書

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

補曰大

會陳兵斬姑句唐地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補曰當作始建國

以廣新公甄

豐為右伯

補曰按王莽傳始建國元年封甄豐為廣新公二年以待當出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

西域

補曰王莽傳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

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將尸

泥支謀曰

師古曰從音丁夫反

聞甄公為西域太伯常出故事給使者牛羊穀芻麥

導譯

補曰導譯者

前五威將過

補曰王莽傳始建國元年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五

威將乘軋文車駕坤六馬青負鸞鳥之毛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侍凡五師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持節稱大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者附徵外厯益州所給使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謂所求也補欲亡入

匈奴戊巳校尉刁護聞之師古曰刁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

所埽婁城師古曰埽婁城名埽音劣婁音樓補曰當置離人民知其不還

皆哭而送之至欽川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

驅畜產補曰驅何奴傳作岐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豎率是時莽易單于

盟單于恨怒補曰何奴傳建國元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何奴單于盟

以來稅烏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景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遂受狐蘭

支降遣兵與其寇師殺後城長補曰匈奴傳城作威顯君注後成車

之後城長國傷都護司馬補曰言都護司馬以別於校尉及狐蘭兵復還

康君注誤司馬疑有分治後城長國者

入匈奴補曰後城長國在後國西北時戊巳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

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史終將取糧食補曰劉昭百官志戊巳校尉

人按漢制護烏桓校尉有擁節長史二人護羌校尉有擁節長史一人此

戊巳校尉不言長史者護烏桓護羌二校尉秩皆比二千石其屬得置六

百石之長史西域官惟都護與副校尉為比二千石戊巳校尉以六百石

為之屬職同于長史故後書即稱戊巳校尉為長史則此二史者或戊巳

之副非其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壁補曰戊巳校尉屬有

屬官也五人此言司馬丞或丞兼攝司馬也劉昭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下

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其餘將軍亦有部曲右曲候右部之曲候說

文墨軍壁也鄭氏周禮注軍壁曰壘此分言者壁壘相與謀曰西城諸國

非一處故互文言之傾諸壁壘即所謂總知營事頗背叛補曰是時西域騷動尚未顯然背叛始著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

校尉將人眾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即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將諸亭令燔積薪師古曰示為燔火也補曰亭置燔之

至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補曰

傳作劫略吏補曰見漢火故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難師古曰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

吏士補曰見漢火故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

補曰殺刁護四子獨遺婦女小兒置不殺也師古曰遺留止留戊已校尉城補曰即

所在也按傳言姑句馳出高昌壁是其時高昌有壁無城而後書言何奴

車師共圍戊已校尉又校尉城不在交河城內明證蓋前漢校尉城去交

河城不遠後漢因之建初元年段彭解戊已校尉乃移治高昌壁耳遣人與

於交河城是也班超再定西域復置戊已校尉南將軍以二千

匈奴南將軍相聞補曰匈奴傳作遣人與匈奴南將軍南將軍以二千

騎迎良等良等盡衛略戊已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

帶為烏黃都尉師古曰黃音奔補曰按匈奴傳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

尉烏黃都尉匈奴傳作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是為都尉官而寵以

將軍之號三弄傳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

月辛巳戊已校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校尉刁護劫略吏士後三歲單于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奴是其事也建者孫建欽者但欽師古曰索音

死補曰烏珠留若鞮單于也以綏和元年弟烏柔單于咸立力追反補曰

立匈奴傳云立二十一歲建國五年死

按匈奴傳咸為呼韓邪少子始建國二年莽拜咸為孝單于匈奴傳匈奴
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婿也云當欲與
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為莽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
幣賂單于補曰匈奴傳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度猛制虜塞下告塞
賈單于初立賜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
黃金衣被綰帛

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補曰王莽傳莽

北令吏民會觀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補曰欺詐謂前給言匈奴大擊

北邊補曰匈奴傳匈奴愈怒並而西域亦瓦解焉補曰匈奴先叛殺都

護但欽莽不能討補曰按莽傳事天鳳三年迺遣五威將王駿補曰王莽

五威將西域都護李崇補曰後漢將戊巳校尉補曰即出西域諸國皆郊迎

送兵穀補曰謂助兵與食兵焉補曰即焉補曰即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

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補曰即焉補曰即奮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

反問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惟戊已校尉郭欽別將兵補曰王莽傳駿命佐帥何封戊已校

尉郭欽後至焉者焉者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兵還補曰王莽傳從莽封車師還入塞

別將欽為劉胡子郭展曰劉音衫師古曰劉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劉轉寫誤耳補曰王莽傳作劉胡子說文劉絕也又引夏書曰天用劉

紀其命蓋作劉者尙書正字衛包改劉作勦从刀刀又誤作力遂相承用

勦而劉廢矣王莽傳將遣大司空征伐劉絕之矣猶存古字莽拜欽為填

外將軍又封何封為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補曰近都護者龜茲為大國故依以為重數年

集刊男皆見莽傳元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補曰漢書衛霍傳後凡自天鳳三年至更始元

年漢兵誅莽凡八年補曰據哀平間分五十五國除自譯長十九人城長補曰三城長補曰君補曰

國五十補曰去不屬都護者五國故曰五十自譯長補曰十九人城長補曰三人君補曰

名者二監補曰以監吏名者三大縣補曰一人百長補曰八人都尉補曰

十二人補曰名者二且渠補曰二人當戶補曰無將相至侯王補曰將四十九人相一皆

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補曰此即匈奴傳所稱西域諸國佩中國印校者合傳所載官數二百四十七人又除不

屬都護者其數益懸百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

長當戶皆在匈奴傳

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補曰若康居貢獻則都護吏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補曰漢紀武帝篇全錄此文孝武之世圖制匈奴師古曰圖謀也補

患其兼從西國師古曰從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補曰後書

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音子客反通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懷祖先生曰

曲當為西武帝所開四郡皆在河西通典御覽引並作河西西郡漢紀作

四郡玉門下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補曰漢書以取烏孫為斷匈奴有臂

漢紀有關字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左臂班超傳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

注云南面以西為右也漢紀匈奴下有之字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漢北武帝紀注應劭曰幕沙幕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獨斷云呂補曰匈奴傳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

后不入數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補曰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萬

故能睹犀布

象果布二字篆文下半相似漢紀通典引並作犀象

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瑁音代瑁音珠瑁銀銅果布之漢建珠崖七郡漢紀作開健

於外圓本紀元狩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補曰三輔黃圖云

二年南越獻馴象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農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

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漢宮殿處方

三百四十里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穿昆明池補曰昆明池在上林苑中

里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本紀元狩三年滅隴西北

地上郡戍卒半發諸吏穿昆明池三輔黃圖云昆明池在長安西周四

十里有百艘樓船建樓櫓戈船各數十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葆應蓋營

千門萬戶之宮補曰本紀太初元年起建章宮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立神明

通天之臺補曰神明臺在建章宮開闔門內通天臺亦曰候神臺又曰望

者言此臺高上通于天也漢舊興造甲乙之帳師古曰其數非一以甲乙

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次第名之也補曰東方朔

傳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落以隋珠

顏君此注蓋用應說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馮玉几而

和璧師古曰落與絡同補曰漢紀作絡以天子負補依襲翠被馮玉几而

處其中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風而畫為繡文也白與黑謂之繡又

舖散不得言負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名補曰酒池在長樂宮中東司

也處漢紀作居

馬門內其水來自未央宮自

三

未央北墻出經壽宮南入長樂宮北墻經長秋殿大夏殿之北瀛為池三輔黃圖云太上皇廟在長安城中香室街酒池之北是酒池在香室街太平實字記云武帝作酒池以誇羌胡飲以鐵盆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按三輔黃圖有秦酒池長安志亦言酒池秦始皇造漢武帝行舟於中是非自漢設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晉灼曰都盧

日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資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散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教戲于庭炫爛日光西京賦云海騎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復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現者視之令觀也補曰漢紀俞作渝衍作演抵作厲武帝紀元封三年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劉昭禮儀志注引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悉生就賜作九賓戲樂舍利從西方來鼓於庭極畢化為比目魚又化黃龍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偶女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達切屬不傾又踰局出身藏形于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蓋後漢相因用之正旦唯無角抵耳巴俞並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補曰食貨志漢用於大喪禮來降漢發車三萬兩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費凡百餘鉅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胡譯者數萬人皆得厚賞

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至於用度不足通權酒酤筦鹽鐵補曰本紀天漢三年初權

陽孔僅為大農丞乘傳舉行天下鹽鑄白金造皮幣補曰本紀元狩四年

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鑄白金造皮幣補曰本紀元狩四年

金及皮幣以足用按食貨志白鹿皮方尺緣以縵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

銀錫白金三品一日重八兩圍之其文龍直三千二百日以重差小方之其

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算至車船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

精之其文龜直三百算至車船補曰漢紀作船車本紀元光六年冬初

騎士輜車一算商人輜車租及六畜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民力屈財

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租及六畜補曰如淳以租及六畜為民力屈財

用竭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因之以凶年補曰食貨志是時山東被河災及

里冠盜並起補曰通考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

然後勝之補曰漢紀作衣繡衣持斧破斬斷于郡國本紀天漢二年泰山

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

哉補曰通考引而作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

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補曰淮南

王諫伐國

越書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杜欽論見此傳揚雄論見匈奴傳漢紀作分別區域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補曰史禹既就

隔絕外內記索隱引王肅尚書注西戎西威

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補曰漢紀作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

威服作非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

補曰漢紀西域作

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廚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

補曰漢紀作匈奴

奴徒能得統作總此言

與漢隔絕道里又遠

補曰道里通考引作道路又

西威之無益于匈奴漢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

補曰漢紀

故自建武以

來西域思漢威德

補曰通考引作盛德

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

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

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

補曰後書西域傳匈奴單于因王

強不肯附屬建武十四年莎車王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十七年賢復遣使來獻請都護二十一年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

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
服皆還其侍子通考引作聖人建繼古今
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

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讓之矣亦何以尙茲
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在前

譯而獻白雉成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雨雷也意中國有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補曰孟堅生于建武八年明帝永平五年始創校書郎修漢書至建初乃成是作書正當明帝章帝時而此贊得光武爲聖上者史通云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父所撰未盡一家乃起元高皇終乎王莽爲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其事未畢會有上書云固私改作史記者有詔京兆收繫悉錄家書封上固弟超從問自陳明帝引見言固續父所作不敢改易舊事帝意乃解卽出固徵詣校書可見漢書之傳多有叔皮所作贊稱聖上爲叔皮之辭孟堅因而不改考叔皮卒于建武三十年西域貢獻請都護在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叔皮日擊時事言之故詳也注成王問周公注校本成作至